



第四册



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生 命 月 刊

本月刊是証道團出版物的一部份。凡關於本月刊的——材料——經濟——編輯——都由証道團所特派的委員會負責。委員共二十二人

委 員 姓 名

柴約翰	劉廷芳	麥美德	陳國梁	陳維屏	樂靈生	吳雷川	徐寶謙	趙紫宸	蘇爾慈	誠冠怡
林鴻飛	余日章	夏秀蘭	張佩之	步濟時	司徒雷登	吳耀宗	博晨光	陳頌平	胡金生	誠靜怡

性 質

- (一) 不分國界
- (一) 不分宗派
- (一) 不屬黨會

發揮基督教的真理實力

宗 旨

- (一) 討論宗教教育問題
- (一) 研究神學
- (一) 研究社會問題
- (一) 研究教會問題
- (一) 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提倡

廣告價目

期	全 年	半 年	五 期	一 期
面	一百元	六十元	三十元	十五元
全面	六十元	三十元	十五元	八元
半面	三十元	十五元	八元	五元
四分之一	十五元	八元	五元	三元

廣告全用一色黑字用兩色者價目加倍
日本郵費與國內同

價 目

報 費	郵 費	報 費	郵 費
全年	一元	半年	六角
半年	六角	一册	五角
一册	五角	國內	一角
國內	五分	國外	八角
國外	八角	國外	五分
國外	五分	國外	一分
國外	五分	國外	五厘
國外	五分	國外	六分

▲通信處
北京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會內 生命月刊社

本期目錄

- (一) 耶穌基督——保守——反對——生命 劉廷芳
- (一) 新境對於基督教的祈禱 趙紫宸
- (一) 宗教與平民主義 徐寶謙譯
- (一) 我對於基督教會的感受 吳雷川
- (一) 仁愛所在的地方上帝也在那裏 陳國梁譯
- (一) 讀加拉太人書書後 劉萬芳
- (一) 托爾斯泰的懺悔 徐寶謙譯
- (一) 人生五大哲學 趙任譯

Table of Contents.

1. Jesus Christ and nonconformity—An Editorial. T.T. Lew
 2. Christian Church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China. ... T. C. Chao
 3. Religion and Democracy. (C. A. Eliwood) P. C. Hsu
 4. Problem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China. (A statement
of religions experience.)... .. L. C. Wu
 5. Where love is there God is also. K. L. Chen
 6. A study of the letter to the Galatians. V. F. Liu
 7. Tolstoy's Confession P. C. Hsu
 8. Five great Philosophies of Life. Chao Jen
-

本期生命登刊好幾篇文章，都是含有批評攻擊現在教會的辭意；在教會中的同志讀了之後，我希望他起一個疑問。

爲何故這幾位都是這樣批評教會呢？似乎是反對現在底教會。

這幾位做文章的人，都是教會中狠熱心的分子。有一位也是神學士，擔任神學的教授；所以這一番批評反對的話，不是無端多事，不表同情的門外漢的謗語，但是爲何故他們這樣苛苛刻刻的說話呢？

因爲他是基督徒。

何以知之？請看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保守——反對——生命

劉廷芳

耶穌基督在世三年的服務，受當時宗教家的待遇是怎麼樣？

開始的時候，他們看他不起，說他是木匠家裏的子弟，說他是無名小邑出身；所以用一種哼鼻搖頭的態度絕

耶穌基督——保守——反對——生命

對的輕視他。他們心裏以爲這種卑賤的工人舉動「何足掛齒」；但是過了許久「拿撒勒人耶穌」的聲音漸漸的惹人注意，社會上覺得有一種看不見，覺得着的新力量發現，新生命來了。於是乎這一般宗教家，「掌壇席者」不得不注意他，將當初蔑視的態度，漠不經心的態度，變做攻擊的態度。從此以後「法利賽人」「祭司派人」「讀書人」就不住的攻擊這貧賤的宗教改良家了。他們阻撓他的工作。他們造謠言誘愚民反對他。他們批評他的言論，「吹毛求疵」的責備他。做種種疑難的問題去辨難他。希望使他在大衆前丟臉。他們淆亂他的教訓，使人誤會他；他們發動無知識的羣衆，用石砍他；至最後用羣衆心理的作用，及解誘許徒的詭計，釘死他在十字架。

但是耶穌自己的態度呢？

他無論到那裏去，沒有妄做破壞秩序的事。

他對於社會上的風俗禮節，不去做無意處攻擊。

他對於法律照常的服從。

他對於宗教的儀式也照例去遵守。

他似乎以為社會的秩序是治安的基本。非有萬不得已的理由必不可隨意破壞。

他似乎以為風俗禮節乃民族經驗之結果，歷代精神所寄託，無意的攻擊是有害無益。

他似乎以為有政府比無政府好。雖外人僭治。雖國人「助桀為虐」；但是法律不良，就應當改法律，法律沒有改良以前，就不可不服從。

他似乎以為宗教儀式是人類宗教意想之發表器，人類宗教性情的涵養品，人類美學的一種良產。將宗教儀式完全塗掉，是使人性物觀感上退化，道德進修上失了許多助力。

所以他見許多人跟隨要求他做王，他就遠遠的迴避。人要來用石擊他，發哄哄的鬧事，他就躲避他們。

社會的風俗守逾越節，他也守節。

稅吏來討稅金，他就叫門徒去取錢納稅。

安息日他也依宗教常例赴會堂讀經。

約翰施洗他也去受洗。

照表面上看來，他是一個守秩序，守禮節，服從法律，不鼓吹革命的一個好百姓；保守宗教儀禮，安分守己，循規蹈矩，不信異端的一個宗教的好教友了。

但是他的理想，言論，教訓及行爲，一方面是保守，一方面是不留餘地，堅持到底的反對。

他是保守安息日的，但是他以身作則，反對泥守古制，以辭害意的保守。過麥田摘麥，是違背安息日制的，當時好教徒不敢做的，他的門徒做。他不責備他們反為他們辯護。

安息日醫病，是當時教會中長官所嚴禁的；他不但去做，且當衆人前做，不但自己做，且批評人家不做。

安息日乃教會中根據神聖的命令保守的，他不說這種保守是多事，他說：

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不是人為安息日設立的。

這一句話說得何等直截痛快，他對於一般無意識，保

守安息日者下一個不可挽回的「最後通牒」。

他是保守秩序的；但是他一上聖殿，見各種作買賣的人，充斥殿宇，借着人敬拜上主的機會，作賺錢發財底專業；將神聖莊嚴一塊土地，人家來懺悔罪過，謝恩求助的清淨地點，變作喧鬧的市場；這種授受賄賂的機關，欺凌貧窮的組織，他不但痛痛切切的罵了一頓，且用鞭抽打他們，趕他們出殿，大大的鬧了場，那時也不管殿裏底秩序了。

他是守潔淨禮的，但是人家以殷勤底好意請他吃飯，他的東道是普通工商界人，沒有那麼考究，他就不拘了，不洗手也和他們一同吃飯，不顧那班講道德的先生的評論。

他是講道德的，對於淫業一問題是絕對的反對的。他說不僅實在行淫是罪，眼睛看姦人，心中發淫念的已經是犯罪了，既然如此，娼妓固當遠避，要來求見亦當拒他；但一個有名娼妓，悔罪改過，來到他足前，以淚洗他的足，以至寶的膏而抹他的足，他不但拒絕他，且

耶穌基督——保守——反對——生命

在衆人前稱讚他；這樣做法，真正使那班以道德先生自命的法利賽人看得氣破肚皮了。

他明明的說：

我來不是要破壞法律的，是要成全法律的。

他又明明的說：

我來不是使你們得平安，乃是要使你們中有分爭。

他是保守。他也是——反對。

照我們所有的記載，詳細的想像他一生的態度，研究他一切底言論，考他一切的舉動，我們敢說：

耶穌基督是一個不歡喜破壞社會的，狠能體諒人的，狠能表同情的，樂與人同此一好教徒，好國民；但是他也是大胆無畏，至死不撓的一個反對不良教會，反對不良社會的一位領袖。

他什麼時候反對？

他反對的宗旨是什麼？

約略說來有五條：

凡百祇重外文，不重內心；祇講虛文，不講實際的；

——他反對。

凡百拘泥舊例，不適現在底需要的；——他反對。

凡百和「上帝是愛」的意義相反的，祇講敬神忘却人道的；——他反對。

凡百祇說將來的希望，忘却現在實行的；——他反對。

凡百祇講字面忘却真理的——他反對。

他爲什麼要反對？

因爲他是重生命的，他不是明明說：

「我來是要你們得生命，得豐富的生命。」

他所反對的各種都是與生命有礙的，他不願意以活潑的生命，去換一個平平安安，心爲清淨，無生氣的完全保守的生涯。

他的保守是爲生命，他的反對也是爲生命。

(完)

新境對於基督教的祈禱

趙紫宸

宗教若有適應新境的機能，必能轉移反抗宗教的勢力，使他變成輔助的因數。環境一度更新，境內的勢力，必然要互相衝突，漸漸的由衝突而達到調和的狀態。現在中國因了新思潮的灌輸，成了一個多種勢力衝突的形勢；各種制度思想，凡為文化的原素的，莫不受着批判排擊。基督教也受了歡迎和排擊兩端的影響。試問在新境中間，基督教能否實現他的真生活真精神，把他的實在從一切蒙蔽中間撥出來，去適應現代的實際需要？若基督教果然能夠適應新境，那麼自然能夠直接利用輔助的勢力，去間接影響反抗的勢力，使他變為輔助的勢力。

自古以來，基督教的進步，都是從他冒險侵入新境，轉移反動諸力，使諸力輔助他，不但因此他能適應環境，而且叫環境得了他的生活，發揮他的精神。基督教的應境，簡括些說，乃是使環境得基督教的生活和精神，乃是使環境適應基督教，乃是在環境的物質思想根基上

新境對於基督教的祈禱

建造精神的，心靈的，無疆域，無時際的道德世界。從馬禮遜到中國來傳道，到如今已有一百餘年，而在這百餘年間，基督教的事業大概是把外觀的宗教加在吾們身上，還沒有切切實實的在吾們信教的人心裏創造了對於基督教真精神真生活的覺悟和事業。奉教的人中間，自然不少覺悟的人；然而比較起來，還是極微小的團體。這也沒什麼希罕。

番而備痕 Fairbairn 說，「風俗習尚神話的流布和宗教的流布，截然是兩件事情。人羣或部落可以假借他族的名詞或效仿他族的制度；至於經過許多時代，各種局部的原動，而造成的結構，祇可留在他產生之地，而不能為他族所假借的。這種結構一移動，就要渙散。依樣，一個民族所建造的宗教，祇可為此民族的而不能為他民族的宗教，因為他的遷移要把此族的歷史順序和羣衆心理連根拔起，然後再要把他種在彼族人民的心靈裏面」。*The Philosophy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Andrew Martin Fairbairn, p. 521. 前百年中，基督教在中國的事業，大半是風尚，信條，神話的流布。到了

現在，人就要問，基督教的真生活真精神是甚麼，可以流布傳揚，使中國人都能得着麼？若是真精神真生活果然被一切虛構舊章，千餘年來西方的禮教繁文敎理所蒙蔽掩沒，新境中人見了基督教的形式，認不出基督教有甚麼好處來，不過看見些希奇古怪不合理的繁文錯節，因此向着基督教力施排黜的手段，吾們不求諸己，還可以獨怪他們沒理性麼？

基督教是具實在，自然『真金不怕火』，雖然經過排黜，終必轉仇敵為朋友，化寇讎為知己。然而教裏的人，做了障礙，還不自悟，教會也做了障礙，還不自悔，豈不要使基督教的進步，為此遲了緩了麼？為今之計，吾人當知吾人第一樁大事是要把基督教的真精神從蒙蔽的底下發揮出來，解放出來，把他詔示世界。

換一句說，基督教的流布，不是在於風尚信條神話的傳揚，乃是在於創造一種新民族，使這民族心裏自然而然的發揮基督的精神，有『基督的形像成在他們心裏』。
陳獨秀先生說：『我們今後對於基督教問題，不但要有覺

悟，使他不再發生紛擾問題；而且要有甚深的覺悟，要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裏，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暗，污濁，抗中救起（見新青年七卷三號，陳獨秀基督教與中國人第四節）這幾句話真有膽識，真是要言。吾們若有耶穌培養在吾們心裏血裏，基督教就能明顯他的力量，做文化的因數；可惜吾們自問此心，還沒有耶穌的心存在裏邊！憑你講罷，若基督教不能使基督發現在吾人心裏，若不能把中國人造成一個新民族，具有道德的力量，犧牲的精神的，基督就算是沒有達到他本有的鵠，就算是失敗了！

上段引述陳獨秀先生的話，已足表顯新境對於基督教的祈嚮。吾們要知基督教如何可以適應新境，須要知道新境究竟是什麼，對於宗教有什麼要求，有什麼希望。新境的原因，很是複雜；格致，哲學，經濟的現狀，人民的發展，交通的利便，文化的接觸，思想的自由，道德的增高，宗教的擴張等等都是總因裏的元素。各種社

會裏面，都有不公平，不自由，不安寧的情形，而不安寧乃幾全手由於社會的不公平不自由。大戰之後，這種不安寧的情境，更是劇烈，各國都有，各地都有。從哲學方面看來，這種不安寧裏面有兩大元素：第一是各處人民對於現在的社會秩序生了極大的不滿意；第二是他們的廣闊的人生和世界的觀念。依第一條講，人民得了覺悟，知道現在各種制度的不公平不道德，保護階級的制度，弱肉強食的行爲。社會發見這種情形，無論在經濟界上，知識界上，政治界上，宗教界上，莫不表明現在社會組織的不當。組織不當，就當改造，改造一日不成功，那不知足，不滿意的心終一日不休止。第二個元素，即是第一個元素的積極方面。社會的改造必須以人類的幸福價值爲標準，不該把一部一級的人的利益爲前提。吾們中國，受了世界潮流的衝動，在思想界上也發生極大的不安寧，也開始批判現在的社會組織。新的人生觀，社會觀，世界觀，從各種報紙雜誌的支流灌輸到人心裏去。

新境對於基督教的祈禱

這種不安寧，做了學生的政治社會運動的漸力，而這種運動，轉又擴張了不安寧的範圍，使政治性質的表面反動，一變而爲甚深的徹底的解放和改造事業。這都是吾們所知道的，不必贅述了。

基督教在這世界不安寧的漩渦裏，自然發生反復的思潮，奮進的運動。在西方教裏的人，對於教會，引起許多疑問。吾們要明白兩樁要事：第一，對於教會的種種重要的疑問，不是教外的人提出的，乃是教裏的人提出的，不是教裏的多數分子提出的，乃是教裏最有思考的，最有宗教精神的人提出的；第二是此種問題，不是向宗教根本基礎發生的，乃是向着教會的組織和制度發生的，不是向教會組織和制度的如何保存發生的，乃是向這種組織和制度的價值發生的。人的信仰，沒有根本上的變更；依舊以耶穌爲人類的標準朋友救主。所問及的即是：現在的教會組織和制度，是否能把基督的真生活真精神實現出來，使他做世界人民心裏血裏的力量。若然吾們把這種疑問解析起來，即可以見世界不安寧的兩大

元素，也在宗教範圍裏活動。北美基督教聯合會世界運動，美以美會和監理會的百年大會運動，都含這兩種元素；對於教會制度直接的改造，雖沒有發見，然而各種新事業新組織的繼長增高，莫不是教會改造的自然步驟。向前直行的動作，雖無改造的表面，却有改造的實在！在基督教深根蒂固的地點，此種改造，乃最純正自然。并且這種運動，都把世界爲工場，人類爲弟兄，尊重心靈的宗教，犧牲的精神，其前途的浩瀚，幾非吾人所能計算。舊的信仰，漸漸消滅；新的信仰，奔騰飛翻；教裏的多數信徒，在那裏想教會不變的進步，乃如此有力量，却沒有知道，若是這種運動果然要把耶穌的真生活真精神實現，舊的教會是永遠過去的了！

吾們對於世界潮流，已經略舉要端；但是要知中國的新境對於基督教切實的祈禱，必要先明白中國不安寧中間已經產出的結果。換一句說，吾們若能知道新境對於他種制度思想生活有什麼舉動和要求，就可知道他對於基督教的祈禱如何了。去年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的不安

寧，更顯劇烈的狀態，爲從前所未有。許多研究問題，實行救國的團體，絡繹成立；許多日報週刊雜誌書籍接踵而起，在國內創造了新輿論，灌輸了新思潮。政府雖極腐敗，僅爲軍閥的機關，倒弄得畏首畏尾，一籌莫展，不敢隨意挫傷民氣。軍閥國的普魯士主義雖極利害，然而吾們抵制他的貨物，却沒有五分鐘的貽譏。政府想不到人民還有這種道德的力量；鄰邦也沒有見到吾國精神發展的勢燄。吾國人民知識道德兩方面，程度的幼稚，力量的淺薄，固然是人盡知道；但是吾們生理解，要求公義的時候，人家却不能置若罔聞。在這外患內憂環繞吾們的時候，有識的人就想要救中國不僅當有政治的革命，乃是應有人心和制度各方面徹底的改造。現在學生運動，表面雖是政治性質，而實在乃是道德的社會的運動，不但要求政治的革新，而且要創造一種新民族，新文化，新社會，新國家，希望在這新境界之內，人可以自由平等，享人應有的幸福，盡人當盡的本分。『人生於憂患』，憂患攻伐吾們，吾們就生了極大的希望

憂患即是希望的基礎。從大憂患，生大希望，從大希望，生大要求，從大要求，生大作爲，從大作爲，建大事業，從大事業，生大幸福，大生活；因此憂患乃是生活的本根。吾們因了現在的憂患，就確知將來的平安；有許多團結了他們的精神，湊集了他們的心血，肯做祭享的犧牲，負國民的大責。所以在吾們中國新運動裏，除了不能幸免的冒牌愛國者之外，人都逐漸的覺悟，要求人的解放，制度思想的改造，教育的普及，價值的重估。凡係壓迫人的組織，無論是家庭，政府，學校，教會，商店，工場，都須修改，若不能修改了，就都須打破。人是最寶貴，無論是男是女，無論中外，老幼，智愚，賢不肖，貧富，資本者，勞働者；人不得壓迫同胞，亦不當被同胞所壓迫。人當有者，人即當有！吾們中國的問題千頭萬緒，綜結起來，只是一個，和世界各國一樣的——就是人的問題。如何可以叫人得真生活，就是人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產出，由於幾種欲望的發見，請略一言。

新境對於基督教的祈禱

覺悟是什麼？乃是對於人生應當的理解。澈底的覺悟是什麼？乃是對於人生根本上應當的理解。人的問題，從綱領上看來，固然很爲簡單，從末節上看來，却又很爲複雜。不過無論怎樣看，有了根本上的理解，必然要要求合理的生活，必然要看一切不公平，不自由，一切愚魯，罪惡爲不合理的條件，非把他們打破不可的了，所以第一，吾國有覺悟的人莫不要求合理的生活。什麼是合理，什麼是不合理，須從批判而定，更不能從祖宗的遺傳而定；因此批判制度，重估價值成了要求合理生活的法門。制度受了批判，價值遭了估訂，那不合理的生括即被打擊，而人必須要從不合理的生活中間得着解放；那合理的生活，必定要日與月盛，使人得了自我的發展，自我的實現，自我的擴大。在於今日合理的生活，分爲兩面；消極的合理生活爲解放，積極的合理生活爲自我的擴大。但是這兩方面事業的成否，全賴人的道德力量如何；若是人的道德鞏固雄厚，能助人舍生奮鬥，那麼解放和自我擴大，都可以有迅速的成功；若是人的

道德，委頓頹唐，不能使人力求公益忘却私圖，那麼解放和自我擴大的前途，沒有甚麼亮光，人的行程，就有茫茫黑闇的苦痛了。所以第二，有覺悟的人，必然要得着雄渾博厚的道德。這個道德，不單是個人的修養，而且是社會的精神；不單要改造個人的心，而且要得到社會的公平。在個人這是犧牲，是熱烈的和愛；在社會這是公平，是普遍的同情。但是合理的生活，雄厚的道德，還不是最後的鵠的。第三種要求就是要一個合理生活雄厚道德普遍的新文化，新社會。在這社會裏面，人人都是弟兄，人人都能互助，都得了應得名分，享了應有權利，存了真切的生活。以上三種要求，足以發揮新思潮的祈嚮，請分列於下：

新境的要求

一、合理的生活

(一) 人的解放

(二) 自我擴大

二、雄厚的道德

- (一) 一個人的道德 博愛犧牲
(二) 社會的道德 同情公平
三、新文化和新社會

- (一) 共同互助的生活
(二) 普遍的覺悟和幸福

這三種的要求，是對於一切制度提出的，所以也是對於基督教提出的。綜合起來，這三種要求，對於基督教，即是基督教如何能『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裏，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闇，污濁坑中救起』，又將我們聯合起來成個互愛互助的天國？換一句說，基督教能否把障蔽吾們直向基督的耳目的礙物一一撤盡，使我們『撥開雲霧見青天』，得親耶穌的豐範。人要看見耶穌，得着耶穌，發展耶穌的人格在他們的心裏；教會自問能否做腓力和安得列把這希臘人領到耶穌面前來？吾們信教的人還要天天的空言，胡鬧天堂地獄的真狀，創世末日的遠近，而不顯明耶穌怎樣的急切要救吾們的同胞麼？教會呀，

教友呀，你把耶穌的臉遮蓋了，不讓他的榮耀彰顯出來，倒還算你是得了宗教的人，人家依舊是滅亡的種子，你尙然沒有些兒覺悟麼？你若依舊這樣，你且聽罷！——哥拉汎有禍了，伯賽大有禍了，因為在你們中間行的奇能，若是行在推羅西頓，他們早要穿麻衣，坐塗炭，而悔改了。但是我對你們說，審判日上，推羅西頓的刑罰，比你們的還輕哩！迦伯農呀，你已被舉到天上，將要推下地獄了；因為在你中間行的奇能若是行在所多馬，那個城到今朝還必能存在。但我對你說，審判日上，所多馬的刑罰，比你的還輕哩！（馬太十一章二十一至二十四節）吾們教裏的人不都是這樣，因為吾們有覺悟的人，豈不急切要彰顯基督，榮耀耶穌麼？現在新境的要求，十分明瞭，要吾們把耶穌的人格，情感，覺悟，權能，生命，融化培養在同胞的心裏血裏，使他們因此成個新民族，立個新社會。基督效能適應這樣的新境界麼？能的！請分析討論，詳申前說。

新思潮進來，人要求合理的生活，試問基督教所蘊

新境對於基督教的祈禱

的生活果然合理與否？苟其果然合理，那麼一定能够用理解的言語，表示信仰和行爲的性質，叫反抗基督教不合理的教義儀式的人知道吾教真相之所在，而成爲吾教的良友。苟基督教不能供獻合理的生活，除了儀文傳俗之外，沒有文化必需的元素，人生必需的力量，那麼基督教不能再有應當的存在，我們大家不必再奉此教了。教裏的人大都有一種機械的區別，以爲知識和信仰，截然兩事，不能同重。信仰是腳，知識是眼，腳行走時，不用眼去定方針的，因了這種妄生的判別，人就懼怕講理性的人，好像講了理性，宗教就要招損失，好像羅得馬丁那句「信仰是隨從不合理的條件」的話是天經地義。這些人心理古怪，生在二十世紀科學光明的今朝，還要做十五六世紀知識淺薄的古人，可不奇麼？他們想理解與信仰，不能並存而同立；但我們知道不是這樣：理解與信仰，乃是互助的，不能離立的。腳行走的時候，眼雖不能見到路的盡頭，不過一步一步的前行，離不了眼的輔助。眼愈明，腳愈安，豈可讓有腳的人大家都把眼包

裏了，去任意胡行，要向那裏就向那裏，不顧路的平莊崎嶇安夷危險麼？合眼行路的人，吾們要笑他是瘋癩顛狂的人；丟了理解去信宗教的人，難道就算得是聖徒先知麼？但是理性，固然是危險的東西，和眼睛一樣。有眼的人，見了障礙污物，就要跳過去，就要撇除他們，那沒有眼睛的，撞在障礙污物上面，不但不知這些東西的真相，而且還想他們是應有的範圍。眼若要撇除障礙，眼自然是險物，理性若要打破迷妄，理性自然是犯禁的貨物了！不過基督教不要適應新境則已，若要適應新境，便離不開理性，便須在信仰上，生正確的理解。

方纔說過，合理的生活，有消極積極兩方面，即是人的解放和人的擴大。基督教若然實在含蘊合理的生活，那麼不但應當使人從一切罪惡，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思想中間解放出來，而且還要使人不再入於罪惡和不合理的制度思想而受其束縛；不但要救人脫離若厄，而且要使人得耶穌的真精神而不受與耶穌的精神不符的壓迫。勸人勿拜偶像，不是叫人換一種偶像拜。勸人不要迷信，

不是叫換一種迷信來崇尚。世界上沒有公開態度，科學精神的人，總有些兒「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脾氣，吾們教裏，難道也應當如此麼？若說人必要水裏浸過一次或三次，然後方能得救，你就應當解釋爲什麼必須如此而後可以蒙恩的。若說一個公會的教友不能和那個公會的教友共赴聖餐的，你就應當講明白爲什麼必須如此而後可爲耶穌的門徒的。你說聖經上一字一字是如此指明的，那麼聖經爲什麼這樣講，我們爲什麼要一字一字的依從，你也不能不講清楚。若說只要威權，沒有理解，那麼我們大家分手罷；你去跟從威權，別人却要求理解的。若說必須會督接手而後可以受聖靈，必須入某公會然後可以享靈福；必須泥守安息日然後可以得蒙天恩；必須輸入十一捐，然後可以得相當的物質心靈的報酬；必須說方言，然後可以享受聖神的洗禮；必須信童女生耶穌，肉體的復活，金門珠街的天堂，然後可以超凡入聖；必須信從千端萬緒的神話，習尚，風俗習慣，遺傳，然後可以做耶穌的門徒的。——若說人

必須如此方纔可以有宗教，你就當一件一件的在「爲什麼」三個字上做完備的答覆。請你不要怪我；請你仔細想一想：你既然要人家相信接納如許繁重複雜的條件，難道你不當開開口，動動筆，講個明白清楚麼？你們不要學法利賽人的行爲，因爲「他們把難挑的重擔，放在別人肩膀上，自家連一個指頭也不肯動的」（馬太二十三章四節）

宗教能够解放人，也能够束縛人；不過基督教是完全自由的宗教，在精神上祇有使人得解放，沒有叫人受束縛的指示。耶穌說，「你們要曉得真理，真理要使你們得以自由」，（約翰八章三十二節）耶穌行事的秩序卽是「告訴被擄的可以得到解放，瞽目可以看見，受壓迫的人可以自由，宣講主的禧年」（路加四章十八十九節）他的門徒，受了他的薰染，也是這麼講。保羅說：「基督已經解放我們，使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穩，要謹慎，因爲有假弟兄要窺探我們在基督耶穌裏所有的自由，使我們復做奴隸」。（加拉太書五章一節二章四節）基督

新境對於基督教的祈禱

已經解釋了我們的束縛，我們却去把桎梏加在別人身上，我們還可自詡是他的門徒麼？我們所得的是心靈的自由，心靈的解放，超乎物質，而做一切自由的本原。「主是靈，主靈所在，卽自由之所在」，凡爲主靈領導的，這個人卽上帝的兒子。因爲你們所受的，不是奴隸的心，以致依舊恐懼，乃是螟蛉子的心，從他稱上帝爲父親。聖靈和我們的靈同證我們是上帝的後裔（哥林多前書三章十七節羅馬人書八章十四至十六節）這樣看來，基督使人得了解放，就要使人的自我擴大，而擴大的本末，全在與人與天同和同生。做上帝的兒女，卽是做人類的弟兄，自我就可以擴張了。舍此而言，人沒有擴大的希望。解放是擴大的始，擴大是解放的終；解放擴大，都根基於人的寶貴，爲一事的兩面，基督教的大業，盡在乎是。

如今有識的人，莫不要求人的解放和擴大，莫要反對一切壓迫人束縛人的制度和宗教。基督教要救人麼？要轉移反抗的勢力使他變爲輔助的勢力麼？應當反求諸己

，把基督的精神實現出來，使人得解放，得擴大；那麼天地雖能廢弛，上帝的道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弛的了！

合理生活，當然是合理解和信仰為一的生活。解放和擴大，乃是合理生活的元素；但是這兩件事是極奧妙的，理性安能盡其畢竟。人的解放在於脫離已現的制度思想的禁錮，可以專重理解。但是人的自我擴大，乃是侵入不知界的冒險，使未現未成，難以完全逆測的事變。人格裏面實在的因數，所以不僅具回顧的性質，而且須要有勇敢直向將來的作為，才能有所成功。這樣事功，不能專恃理解，必須全賴信仰。人在信仰裏邊存活。科學哲理美藝教育政治工商的起點是相信，歸束是相信；人的作為離不了信仰，猶之行路的人離不了脚和舟車輪馬。『信仰即是希望的事的實在，未見的事的憑証』，（希伯來書十一章一節）只能在實行的時候建立的，不能因空想的結構成全的。

鮑思說『人是意志，良心，情感，志向，這些性情比邏輯的悟性乃為更有力量因素的因數。人又是實在的，和他

的同胞與物統有極繁複的接觸與互動。他理論之先，必要生存；懸想之前，必要對自我，鄰舍，和物統發生實際上的覺悟。這種實在生活乃是人類信仰的源頭，實際長存的試驗』。信仰和理解，其實都在人生裏面發展，人生裏面確定。『知識和心境，良心和宗教，現在的生活，和將來的生活，在於我們認識上都有實在的要求。

……思想乃是思想者的表現，故而與思想者同變。思想和生活實在接觸，而後乃能開展，並非邏輯虛空的分畫，言論矯造的見証所能增損其價值。科學的進步，不在乎懷疑的辨論，而在於直向物統相接，確信物統不能使人入於迷妄。宗教的進步亦然，不在於講解無量性的哲學，而在於對於上帝與公義生主動的信仰』。Theory of Thought and Knowledge, Bowne p 376; 378—9

『如此，人類公有的大信條，成了實在本身的表現，非有切實的否認，則在無論何種知識論上，有成立的必然。……他們是生活的表現，也是活的實現的工具』 Per-

信仰理解，同爲人生的工具，斷乎沒有推翻的可能。不過我們須要知道什麼當信，什麼不當信，不是事事可信的；又要明白信仰的方向乃是理解決定的。

『什麼是我們必要相信的？ 知識上必然的真理。

什麼是我們必不能信的？ 凡係反乎這種真理的。

什麼是我們可以相信的？ 凡我們最高尚最滿足生

活的實現中間必需的實際的原則』。Theory of

Thought and Knowledge, Bowne p. 384

新思潮進來，人都覺得中國民族，須有徹底的新道德，方能直前建造文化和社會。我們道德的力量，十分薄弱。所以對於宗教的祈禱，極其懇切。基督教既係道德的宗教，自能當此時機，應此要求。各種宗教都有儀式道德的距離，基督教也不免呈露這種狀況，所以基督教目今最重要的問題，即是如何可以把他的道德精神揚溢開來，適應現代的要求。塔甫之說：『在希伯來與希利尼的具體例子裏面，我們可見兩種可能的發展。在以色列民族中間，宗教能夠舉起道德的標準而達到近乎完備

新境對於基督教的祈禱

的道德地位。教裏的先知同時爲道德革新的偉人。但是在希臘國，雖有詩家倫理上的鼓吹，大概的宗教觀念依然定滯不變，因此宗教流爲迷信的，純情的，神祕的現象，而道德乃與宗教更形異趨。到了如今，宗教的問題成了個能否接受新道德價值到他範圍裏去的問題——能否接納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增高的人的價值，和這價值所要求高尚的社會的公平』。Ethics, Dewey and

科學的精神即是道德的精神，要接納凡是真的，拒絕凡是偽的，雖與宗教的舊解不符，聖經的載述不合，也直行不顧，試問基督教能有此精神否？若是沒有，基督教的道德何以能夠稱爲完備的呢？如今基督教裏還有藐視科學，畏懼科學的態度，不敢在根本信條上生正確的見解，這就是基督教裏存留的不誠實，不誠實就是沒有『真理的靈』在裏面，就是不道德！崇尚人的價值，社會的公平，就是道德；基督教裏現在漸有覺悟，很能致力於此，所以前途的光輝甚是燦爛。近數十年，西方的基督教有兩種運動：一種是神祕的運動，一種是道德的運

十一

動。如今第二種運動佔了極大的勢力，和科學與社會並駕齊驅，足以顯出基督教裏的真生活真精神，常常依着他的能力澎漲擴充，綿延推廣，在人類的道德上湧現。中國今日民德頹唐，民氣萎靡，必須這種道德的輔助，方能轉弱為強。基督教若能發揮固有的道德力量，供應中國今日的需要，那麼無論贊助我們，反抗我們的人都要承認基督是中國唯一的救主。

無論在於個人，在於社會，耶穌的道德律令只是一個愛字。耶穌說，『我的誠命是這個：你們應當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約翰十章五十二節）保羅說，『弟兄們，你們奉召得着自由，不要假自由放縱私慾，乃要用愛心彼此服務。因為一切法律，都成於一言，就是你當愛人如己』（加拉太書五章十三十四節）耶穌和保羅這兩句話，內包無窮的意義，直指基督教的真相。耶穌說了『你們應當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那句話之後，就解釋愛有甚麼深意，『如我愛』三個字有甚麼關係。他接下去說，『人爲朋友舍生，比這個愛更大的沒有了。你們若依

我誠而行，你們就是我的朋友，今後我不再稱你們爲奴僕，因爲奴僕不知道主人做的事；然而我已稱你們爲朋友，因爲我從父那裏聽見的，都使你們知道了。（約翰十五章十三至十五節）換一句說，這個愛是犧牲的精神。爲國舍生，爲理舍生，爲自己的戀愛和利益舍生是容易的事；爲人舍生。是最難的事。人說愛人是容易的，因『人』是籠統的名詞；但是爲個人，爲有血有肉有心靈的人，不是這樣容易，因爲有些人實在有無窮的不可愛的地方。耶穌的門徒大都是愚魯的，貧賤的，軟弱的，而耶穌獨見他們的將來和可能，稱呼他們爲朋友，爲他們舍了自己的命，這樣的愛是何等深沉雄厚博大高遠呵！試問我們教裏的人，有這樣的愛，這樣的犧牲精神麼？能夠知道我們愚魯的，貧賤的，軟弱的同胞的將來如何遠大，可能如何廣博，也稱他們爲朋友，服事他們，爲他們舍我們的生命；使他們從我們的死亡，脫離了愚魯，貧賤，軟弱，而達到了睿智，富貴，強康，的地位麼？耶穌的愛是平等的廣博的，是實現『德謨克拉西』精

神的。吾們若沒有此愛，沒有了，又不追求此愛培養在我們心裏，那麼請聽罷：我們不是基督的門徒，和基督沒分的！保羅所注重的是用愛心彼此服務，是說愛乃是服役的精神。犧牲服務並合起來就能實現愛的實際。愛是動的，是舍己的，是利人的，是在人的利益，社會的利益裏面尋求自我的發展自我的擴充的，是把生活幸福與人共有與人共享的。所以愛成全了個人的道德，也建立了社會的道德；在個人方面是犧牲和服務，在社會方面是公平和同情。現在中國缺乏此種熱烈的，深厚的，偉大的道德；若基督教能够發揮他，創造他，揚溢他出來，供給中國，基督教就可以成爲中國文化的要質，中國民族的信仰，中國前途的光輝。換一句說，我們教裏的人，能不能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吾們的血裏，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暗，污濁，坑中救起』然後互相聯合成一個新民族？能的，那麼基督教就是我們的宗教了。

耶穌所說的『真理要使你們自由』那句話，確是合理生

新境對於基督教的祈禱

活的詮釋。知道真理，依據真理而行事存養，那就是合理的生活。得了這生活之後，人即可以自由，消極方面，得自我的解放，因爲自由乃是解放的表現，積極方面，得自我的擴大，因爲自由乃是擴大的要素。耶穌講的『你們應當互愛，如我愛你們』那句話，又是雄渾博大的道德的真詮。在於個人愛是犧牲服務的精神，在於社會，愛是公平同情的基礎。一切情感的中心是愛；一切行爲的動機是愛；愛的普遍，平等公義就實現發展了。基督教既崇真理，又尚慈愛，既重理解，又尊情感，把基督最完美的人格供獻於萬族人民，使人類全有得到最高生活的盼望。生活與人共有，幸福與人分得。基督教實際上的行爲，不外一個共字，一個分字。要人類共有超物質的真生活，要世界分得無形的，心象的，環境的幸福，要人類都爲上帝的後裔，要世界都做弟兄，那就是天國來格的旨意了。基督教的新社會，新文化，新人類，即是如此。基督教的事業，依舊要『預備主的街衢，築直主的道路，山谷全要填滿，山和泥墩全要掘低，灣

曲的要築直，高低的要建平，凡有血氣的，要見上帝的救法』。(路加三章五節六節)這就是基督教的平等觀。

『有兩件衣服的，分與無衣的人，有糧食的，也如此行』(路加三章十一節)分的精神，並不是半推半就，似是而非的，乃是澈底澄清的。所以耶穌說，『有人打你右臉，你要將左臉轉過來讓他打；有人要告你，奪你裏衣，你當將外衣也讓他取去；有人強迫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二里；人向你要，就給他，向你借，不要推辭』。

(馬太五章三十九至四十二節)這幾句話，托爾斯泰不明白。所以變了不抗拒主義的宣言；尼采也不明白，所以成了奴隸道德的詮釋。其實這幾句話是超抗拒的抗拒，是基督教的公義觀。平等公義，在基督教的天國裏，乃是根本的觀念。現在中國革新者的要求，也不外乎此。他們的要求，用經語說，不外乎祈望『郇山，永生上帝的城，天上的耶路撒冷』，(希伯來書十二章三十二節)即是『新耶路撒冷，從天上上帝那裏降下來』，(啟示錄二十一章二節)『使上帝的旨意成在地上如在天上一樣』

，(馬太六章十節)又使耶穌一居在吾們中間，充滿恩寵與真理，以致我們看見他們的榮耀，如父獨子的榮耀』。(約翰一章十四節)新境對於基督教的新舊要求如此，吾們當已聽見了馬其頓人異象中的呼籲，自問能否如保羅那樣勇往直前麼？

如今教裏的人，眼看新潮的洶湧，不去研究他澈底的要求，倒反不知所措手足，引起了恐怖的心。新潮中間的科學精神，批判態度，實在是新文化新民族最要的元素；但是這種精神，這種態度，對於一切現存的制度必然有所攻排排黜，把一切不合理，不公平的社會的裝飾品，揭除，使內包的腐敗罪惡完全彰露出來。從前的天經地義，現在或等於糞牆朽木；從前的禮教玄學，現在或變為糟粕糞糠。新輿論中間，不免許多似是而非的議論，許多冒牌的學理，許多互相抗拒的哲學介紹進來使人無所適從，許多太激過偏的思想，許多闇裏摸索的行爲，許多逞情縱意的毀壞，許多因所感受的痛苦而發揮的攻擊。然此亦是新潮中不免的泥沙。守舊頑固的人，一味

蠻橫，反對一切革新的議論，其實並沒有澈底的覺悟，並沒有知道什麼是好，什麼是惡的事。在他們現有社會系統思想系統，因為是祖宗的遺傳，所以是好的；凡係沒有試驗過的都是壞的。事體的當不當，是不是，祇要把他和舊的古的思想比較比較，若與舊的古的若合符節，那就是當的，就是人生的經緯；若與舊的古的不合，那麼一定是不當不對的，應當遭他們的打擊了。這種判決，好不易呀！人是希罕的動物，『瞎了他們的眼，硬了他們的心，免得他們的眼睛得見，心中明白，懺悔過來，使我醫治他們』。（約翰十二章四十節）他們甘心情願讓死祖宗禁錮活子孫。教裏的領袖，也有許多如此。他們說，照新思潮的法子批判基督教，那麼基督教要破產了。基督教的真生活真精神，受了遮掩蒙蔽，不能直湧發揮，安得不破產？他們說依了科學的理論，道德的準則，這公會那公會的特色就要打破了。若是公會第一，耶穌第二，儀式為先，道德為後，那麼自然有公會特色打破的恐慌。他們專要保守一種格式，不要發

新境對於基督教的祈禱

揚一種生活和權能，道德和覺悟，把死東西當做活寶貝，不能理解的教義代替活潑的信條，不成問題的舊神學看作宗教的元素，所以要說他們在舊社會裏倒能宣道，在新學界裏，倒要箝口結舌，一籌莫展了。一位牧師說，『我的宗教，幾乎破產了』；又一位牧師說，『對學生講道是難之又難了，除了舊信條還可講甚麼呢？』其餘的牧師教師，守古的守古，泥舊的泥舊，理亂不知，聽陟不聞，不知世上有什麼大運動，中國有什麼新思潮。其中知道新境實是基督教從來未有的良機，在這良機存在時期，基督教可以彰顯他的真精神生活的人，真是鳳毛麟角，希世之珍。為什麼教裏有覺悟的分子如此其鮮呢？

豈不因爲基督教裏的人，自己還沒有直見基督的真相，確獲基督的心思麼？現在是真假，是非，善惡，公私奮鬥的時期。耶穌說，『我來將火擲在地上，若然已經燃着了，實在是我心願的。我有應受的洗禮，洗禮未成，我何等憂煎呵！你們想我來給地上平安麼？我對你們

說，不然，倒要使人相爭。（路加十二章四十九至五十一節）又說，『你們看雲從四方起來，就說，要下雨了，雨果然下的？看見南風動，你們說，天熱了，天果然熱的。冒牌的善人呀，你們能別天地的氣色，為何不能辨別時勢呢？你們為什麼不知道孰為真正的事！你和與你爭訟的人去見官，當在半途盡心要求解釋，只怕他送你到官跟前，官把你交與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監獄裏；我對你們說，一毫一釐沒有還清，你終不能從那裏出來』。（路加十二章五十四節到五十九節）現在是爭訟的時代，是發生問題，要求解決的時代，基督教應當和反抗他，與他與訟的人，得個圓美的解釋。應當澈底澄清的一絲一毫償清了！今天不償清楚，總有一天要償清楚的；不過現在償清易，嗣後償清難，吾們萬不該把良機錯過了！

（完）

KUO CHI YUN BOOKSTORE,
Teng Shih Kou.

WE ARE THE AGENT FOR EDWARD EVANS & SONS, SHANGHAI.
OUR STOCK OF SCHOOL BOOKS IS COMPLETE

We Carry Books for Studying English

We Carry Books for Studying Chinese

We have a fine selection of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ies

Stationery of all description

十六

逕啟者 敝館經售

上海伊文思書局

書籍文具等項舉

凡英漢辭典學校

用品無不一應具

全望

賜顧諸君早臨是

幸

登市口郭紀
雲圖書館 敬啟

宗教與平民主義

徐寶謙譯

美國米紹麗大學社會學教授愛爾武德 C. A. Ellwood 演說詞

(見美國社會學會第十四期年報)

在現時代是宗教界一個絕大的危機，進化的各民族，對於宗教的問題，若不絕對不信有神，必須改新固有的基督教，當中恐怕沒有別的道路。此外還有兩條道路，一是採取懷疑的（對宗教而言）科學實證主義 Agnostic Scientific Positivism；一是人羣退化，回復到野蠻時代宗教的狀況；但前者因心理上的關係，恐怕不容易普遍，後者除非將各種進化宗教的根基，完全推翻，決不能辦到。所以從實際上說，只有兩條道路，不是絕對的無宗教，即是使基督教格外的理性化社會化。此次宗教危機的結局——即宗教革命的結果——雖不能預知，但他的趨向，略可辨明，所以我們有思想的人，應當盡我們所能，去指導這次宗教革命的趨向。

此次宗教的危機，由於現代宗教（基督教下同）不能將自身去適應時代的兩種潮流——科學同平民主義，——本

宗教與平民主義

篇的宗旨，不是要討論宗教如何同現代的科學不適合，乃是要討論他同平民主義的不適合，并指出他應當改變的地方。

平民主義，是社會進化最高的一種境界，在這種境界裏，社會中各個人的意見，都受人尊重，并且他的意見，必同社會政策的規定有關。所以從實際上說，平民主義，就是使人人得着他——社會一分子——所應得的權利，使人人得着他的權利及機會均等，也不承認一切不自然的分別，如階級制度或種族界限種種，他所承認的，就是人人，在社會中價值是平等的，按各人的情形，定他的地位。所以現代平民主義的目的，在使人人得着滿足的壽命，那是他同古代所稱為平民主義根本不同的一點。

現代社會上各種階級，疑忌，有從根本上破壞文明的力量，唯有實行這種平民主義，纔能免除這層危險。因為意見及理想的交換，以及彼此的了解，是製造團體意志的要素，團體意志的製造，又是平民主義或社會生活的要素。

最高尚的各種宗教，在倫理方面，含有與平民主義共通的點不少，如人類為弟兄，人生有無限的價值等等。耶穌的宗教，無非取人類在家庭中所顯固有的感情，愛情，及價值，設法使之普遍，做人類全體社會生活中的標準；所以屬社會範圍的平民主義，同屬理想範圍的人道主義的宗教，是同性質的舉動。

這樣，在現代社會中，宗教同平民主義，應當有密切的關係了。若宗教的倫理方面，十分發展，有了社會的價值，他必能做使平民主義實現的一種原動力，他必能使各人，各界，各國，各族間的同情，了解，及善意，一天比一天發達。

但在實際上，我們調查美國社會中「時髦」的宗教，我們不能不承認宗教同平民主義往往是兩不相關，我所指的，不是皮毛的事，如一般的觀念，往往以上帝為專制之主，或教會內部組織，往往不平等，因為這些事，雖不受哲學科學的反對，也不妨礙教會自身的勝利，與平民主義並沒有何等關係。我所指的，是一件極要緊的事

，就是教會對於人權的態度，對於社會中權利機會均等的問題，所持的態度，——現在各教會「時髦」的宗教，果能打破人羣一切不自然的界限麼？果能使各人各界各國各族用善意有結合麼？我們的答案，恐怕不能滿意。

第一是各族關係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平民主義最大的一個試驗，也是平民主義最需要宗教幫忙的地方，平民主義，若不能解決這個種族的問題，就是完全失敗。在美國這個種族的問題，尤與愛國的問題有關，但「時髦」的宗教，對於「黑人」的問題，（從近來種族間所發生的幾件案子看，這個種族的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惡感日深一日，）覺得束手無策。

「時髦」的宗教，對於社會階級經濟的競爭，也無調解的成績，這種宗教，似乎已經完全的忘記了平民的權利，竟讓貧富的中間，劃成了深闊的溝，在機會上固然不平均，就在感情及了解上，也完全隔膜。無怪近來階級的競爭，越來越利害，彼此之間，惡感甚深，要想製造共同的善，去解決這種問題，是萬不可能的事實，美國

基督教會聯合會 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 of Christ

in America 對於工業的問題雖已擬定極好的辦法，但

「時髦」的宗教並無調停兩方面的辦法，不知道工業的平民主義是甚麼東西，雖有極高尚的理想，然對於工業的問題，並不發生效力。

對於國際道德的問題，「時髦」的基督教好像也無能力。平民主義的勝利，明明同國際平等主義的勝利有密切連帶的關係，國際的平等及親善，一日不建立，國家的自主，就一日有危險，若各國非用武裝，不能保轉和平，則軍費的支出，必佔預算的大部份，國內的各種問題，必不能得充足的解決，平民主義的實現，也無盼望。所以軍閥主義，是平民主義最大的仇敵；國際關係，一日處無政府的狀態，軍閥一日不能打破，若要平民主義勝利，不但應當保障平民的權利，也須保障國家的權利，要達這種目的，須造成「國際的良心」，并須有國際的組織，去奉行「國際良心」的指示。這是宗教最能幫助平民主義的地方。在歐戰的時候，這種國際的平民主義，

宗教與平民主義

似乎有實現的希望，但停戰的條約一結，國際的私心復來，所以我們對於這次歐戰，從軍事方面說，是得勝的，從道德方面說，却是失敗；宗教雖然對於這次戰事的得勝有功，對於世界和平的事業，却是毫無能力，大多數的牧師，雖表示贊成國際聯盟的組織，然而普通的教友，對於世界聯合的問題，絲毫不加注意。「時髦」的宗教似乎不願意世界聯合，仍願以一國的利益，做政治的標準，無怪戰後國際間的猜疑，忌恨，仇視，比戰前更利害。

再看人間的關係，從平民主義的眼光看，「時髦」的宗教，也不能完全成功，我們美國內部的社會生活，去平民主義很遠，分了許多的階級黨派及特別的勢力圈，有時候，比歐州的社會更甚；即在家庭中，也不能說我們已經做到了完全的平民主義，專制式的家庭，固然是去掉了，但是我們現在所有的家庭，大多數不是平民式的，乃是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的，所以宗教對於個人的關係，尙未曾做到完全平民式的地步。

有些公正的日本人組織了一個委辦會，他們對於美國宗教狀況的報告中曾說，「美國大多數的人民，從調查的結果看，並不十分注意基督教。」我們調查的結果，也是相同，美國大多數人所信的宗教，是武斷的，感情的，不是理性的，社會的；這種宗教，並非真基督的宗教。反對基督教的人，因為這些事實，就要說耶穌的宗教，在實際上，不能應用到人類的生活上，或說耶穌的宗教，太違反人類的本性，所以不能管束人的行為，然而據我的意見，耶穌的宗教，所以沒有實行在人類各方面生活的緣故，是因為真正的耶穌的宗教並沒有人清清楚楚的講給大多數的人民聽，我們現在的基督教，不是真的，無非是神學的教會的道理，參雜了許多感性的神秘，假冒基督教之名就是了。我們今日所需的，乃是將福音中一切關乎社會的教訓，用全力去推廣，去實行。

欲使宗教同平民主義相適應，最要的一端，就是使宗教多留意社會的情形；雖然宗教的目的，是在乎提倡社會間的善意，然而不知社會的情況，善意實無法提倡。宗教的內容，不過理想同價值數種，若要正確，必須根據充分的知識；所以社會的宗教，須盡力提倡社會的知識，如社會的現狀，社會的問題——如家庭問題，勞動問題，有危人種問題——以及社會的理想，都應在主日學校裏邊教授。我們訓練各學校或神學校的宗教領袖或牧師的時候，應當多用社會學去替代神學，如此，宗教纔能做平民主義的保障，這是宗教的再生，因為宗教到此纔覺悟他在社會的責任。

我的結論，就是宗教同平民主義，是互相需要的東西。無神的唯物主義的平民主義，其結果不能免除各人各方面的爭競，平民主義的社會，尤須社會的分子，有善意，有社會的智識及人格，所以須認定各個人社會的價值，須信仰各人，信仰世界不是盲目的與不合理性的，乃是發射普遍一切社會價值（如平等，自由，服務）的

地方。平民主義，不應當看這些社會價值，是從外來的
強力，換言之，平民主義，又須演出他自身所適用的宗
教。

(完)

BICYCLES

Just Arriving a Number of Good American Makes.

PRICE REASONABLE.

TYPEWRITERS.

We will also have on hand a Number of New and Rebuilt
Typewriters in the following Makes—L. C. Smith and Underwood.

Our prices are reasonable

五

We have the pleasure to announce to the public that we
have just been appointed as whole sale agents in Peking—
for the famous Montgomery Ward & Co. Chicago

KAI-MUN TRADING CO.

38 TEN SHIH KOU

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

花旗銀行

Legation Street,

Peking, Bank.

生

命

We are in our new building, which is a duplicate model of our big home office in New York city.

Here is a splendid safe deposit for your spare money. We pay interest on savings accounts carried in Mexican, Gold, Sterling and other currencies. By our numerous offices throughout the world, we also can help you to travel in foreign countries.

花 旗 銀 行 謹 白	伊 始 特 此 謹 白	理 遊 歷 國 外 事 宜 興 業	概 與 以 利 息 敝 行 並 代	色 紙 幣 皆 可 存 儲 本 行	墨 銀 金 幣 金 磅 以 及 各	今 後 凡 欲 儲 蓄 者 不 計	儲 事 宜 概 由 此 受 理 至	刻 已 告 成 曩 者 所 有 存	逕 啟 者 敝 行 新 式 樓 房
----------------------------	----------------------------	---	---	---	---	---	---	---	---

六

我對於基督教會的感想

吳雷川

我於民國三年春間，得着研究基督教的機會。四年十月，就在北京中華聖公會受洗入教。從受洗到如今，已經足足的五年了。這五年中間，我對於基督教的道理，不斷的研究。祇因為道理本來很深。我既不懂外國文，不能看歐美各國出版的書籍，僅僅抱着譯成漢文的新舊兩約，反反覆覆看，雖然譯本已經過多少次修改，終未必能與原文照合，至於各種參考書，就是已經譯成漢文的，我也沒有完全看過。所以在道上不能多有所得。真是十分慙愧。但信仰是人生唯一大事。我既信仰了基督教，究竟應當怎樣使知行合一，貫徹我的信仰？這樣的問題，可說是沒有一天，不在我的腦海裏，盤旋若干次。從這問題裏，就發生出許多感想來了。

原來人類靈性上的要求，總是和知識一同增長。倘若我們對於靈性上的要求，很容易的覺得滿足，沒有缺欠，恐怕就是我們知識不進步的表徵。所以我既信從了基督教，進了基督教會，就漸漸的有不滿意的感覺。當最

我對於基督教會的感想

初發生這樣感覺的時候，我還是自己用力抑制。以為不應當如此驕傲。後來有時在道理上尋着根據。我又以為如果我所認為不滿意的，確是不合教義。我若是隱忍不發，實在是違反天賦給我的良心。因此既有了感覺，就演成思想，既有了思想，就不免有時在語言上發表，並且也不知不覺的影響到動作方面來。我從此更知道，人類的感想，和人生問題，有重要關係。如果信仰是人生大事，我們就不可將所感想的忽略過去，辜負了一生。

論到我所不滿意的感想。第一，是現在一般號稱基督教的，他們信仰的起點，能不能說是正確呢？據我的意思，無論市井無賴，要藉着教會做正符。和窮困無聊，想得教會的幫助，因而進教的。固然不能說是信仰。就如賽青年的時候，為求學的便利，因而進教的，似乎也與信仰無關。更進一步說，就如承認自己有缺欠，或是憐憫社會的墮落，因而確實悔改，追求幸福。這樣的起信，雖然可以不受甚麼指摘，但是他的目的，如果祇為個人得救，得永生，照嚴格的論斷，終久免不了狹隘。

不能完足基督教的光明正大，普遍圓通。這樣說來，真正的信仰，十分難得。怎麼能怪人有吃教，迷信，自私，種種的批評呢？第二，是教會在社會裏：本應當負先覺者的責任。現在卻不能指導社會，反步了社會進化的後塵。這是因為，一則教會重看古代一切的儀式，如同受了遺傳性的網綁。雖然明知道社會進化是不能免的公例。在現今的時代，還要勉強人隨從一千多年前的規矩。不但在理性上通不過，就是在感情上也是不可能，但在人事方面，有種種的牽制，終不肯輕於改變。以致自己丟棄了先覺的地位。二則新舊兩約書的道理，自然有大部分至今還不失效用。但因為種族的關係，區域和時代的關係。他們的思想不同，語言不同，文字組織法也不同。（類如同是證明真理，現今用論說體的文字證明的，在古今代多半要用紀事體的文字來證明。）若是一點不肯變通，還要泥着文字去解釋，就免不了「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以致叫人疑惑書上所講的道理，多與世界上事實不相切合。於傳道上大生阻礙。像這樣的思想

，都是叫我感覺不快的。

但我又有一種感想，以為基督教會，並不單是幾個牧師傳道的人。乃是多數基督徒集合而成的。我們如果不滿意於教會，就當人人興起，設法改革。如同民國的主體不是國民，想要國家振興，卻祇知責備政府，不知人人負責任，這便是失卻國民的資格。我們基督徒，若祇知批評教會，遠離教會，乃至反對教會，這有甚麼用處呢？難道我們自以為個人不愧為基督徒，就算完事麼？現今基督教在中國。有人以為社會上的惡感，已完全解除。士大夫信教的日見增加，將來必定十分發達。但如果士大夫信從了基督教，一個個都自以為精通教義，不滿意於現在的教會，因而都做了教會的仇敵。縱然說是凡事不破壞不能建設。但我們究竟要怎樣的建設呢？倘若中國的基督教會，一旦依了我們的主張。所有基督徒的信仰，果然都正確。並且教會也能將從前種種不合時宜的儀式，和種種不合理性的解釋，都更改刪除，難道能說這就是我們的建設麼？如果信教的人，都是偏重知

論。就差不多要將教義變成學說。是不是失卻宗教的精神呢？並且像這樣的教會，是不是可以兼容并包，無論智慧，一律普及。還是我們現在認為高深的理，祇能叫少數有知識的人領受，其餘知識缺乏的人，仍舊可以聽其愚昧，正如孔子所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呢？我既有了這一類的反感，更幾幾乎要無所適從了。

我因此想起從前使徒保羅論到教會，曾說「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因此我想，我們要解決基督教會的問題，最好是向耶穌的教訓和行事上尋求，或者就不難解決。耶穌宣告自己為人的宗旨。說，「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他宣告作基督徒的唯一條件。說，「凡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十字架來跟從我。」又說「遵守我的命令的，就是愛我的。」從此我們就知道基督教的根基，就是耶穌捨己的榜樣。我們若是能效法耶穌，實行捨己，不自私自利。將一切所有的，都貢獻給社會，顯出犧牲的精神，謀人類

我對於基督教會的感想

公共的幸福。盼望社會逐漸改良，至終能將耶穌所要建立的國，實現在這世界之上。那時，我們各人都按着良心上的信仰，知道應當在這上勞力作工。各人當盡各人的本分，又那裏有工夫論斷別人呢？如果教會裏的信徒，人人都能躬行實踐，服務社會，切切實實將基督的教訓，在行為上證明。教會那裏要注注重甚麼儀式呢？就是聖經上的要義，或是教會裏的信條，也都藉着信徒在世界所作的善工，一一彰顯。又那裏還用得着在解釋文字上爭論呢？基督的教會，既然不但根基鞏固，並且工程也是十分遠大。難道還怕要成爲一種虛空的學說麼？再者人類的精神，活潑奮發。物質文明，也自然增進，正如孔子所說，「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到那時候，就是現在被稱爲愚夫愚婦的，也何嘗不能與有知識的人，有同一的信仰呢？簡單的說，祇要信徒能實行耶穌的教訓，就能使一切困難的問題，得着當然的解決，這樣的感

想，真可說是實獲我心。

所以我以為，我們雖然有時批評教會，但並不是要另外有甚麼建設，乃是要除去用人意加添的一切障礙。回復基督教的本真。基督教本不是不許人求知識。不過說人的知識，必要歸宿於愛，纔能完成世界的真，美，善，永遠常存。這愛就是耶穌的捨己。基督教不是要人倚賴耶穌的神性，白白的得救，乃是要人效法耶穌的人格，使人人能發展個性，順乎天理的大公。因此我深信基督教的真諦，本來與科學哲學不相抵觸。現在人的觀念改變，不願受古代人的束縛。正是真道逐漸的顯明。我更信基督教與其他各種宗教，乃至各派學說，都是同源，在大本上並無違異。將來必要像百川歸海，普世同風。所以我雖然在理想上經過多少次反覆，到底還是抱着樂觀。願意勉力奉行。正如古人所說「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並願有志之士速速興起，使中國與基督教一同奮興。以上我所述的種種感想，雖然是漫無系統，但或者也稍微有點討論的價值。倘承讀者諸君，加以嚴正

的評判，使我的感想，得以再有進步。更是我所深願的了。

(完)

仁愛所在的地方上帝也在那裏

(續)

托爾斯泰著
陳國梁譯

兩個兵士走過去，一個穿着軍靴，一個穿着奧都宜所製的靴；其後，隔壁房主人經過，穿着光麗的雨鞋。一個麵包匠提着一籃麵包也過去了。這些人一個一個過去之後於是沿着窗來了一個婦人，穿着毛線襪，粗笨的鞋子，他走過來便在間壁牆前停住了，奧都宜由窗間看他，見他是一個外鄉人，衣衫很襤褸，而且懷中還抱着一個小兒，他在那裏倚着牆，將背當着風，纏裹懷中的小兒，他又沒有可以纏裹他的物件，婦人還穿着夏衣薄極了，奧都宜坐在牆角間聽小兒的哭聲，婦人極力撫慰他，但是無效的，於是奧都宜立起身來，走出了門，立在塔石上，叫道，「婦人！婦人！」。

婦人聽叫便轉過身來。

「你何以抱着小孩在這樣冷的地方站着？走進來！在煖的房中你便可以撫慰他了。這裏來！」

婦人很驚。他祇見一個老人穿着圍裙，鼻上架着眼鏡

仁愛所在的地方上帝也在那裏

對着他叫。他便走過來。他們一並下了塔石，——他們進到屋裏。老人將婦人引到牀邊，「那裏」他道，「可以坐下——再向爐火近些——將你的小兒煖一煖，喂一喂……」他走到棹邊，取了些麵包同一個碟子，開了爐櫥的門，傾些油菜羹在碟內，取了一罐粥，——但是粥還沒熟——所以他祇放些油菜羹在碟裏，放在棹上，於是將麵包取過，由鈎上取下台布。舖在棹面上。「坐在這裏，用些食物，」他道，「我代你抱你的小兒。我也曾有過子女，我很知道料理小兒的方法。」

婦人畫了十字，坐在棹邊去用飯，奧都宜便抱着小兒坐在牀上。奧都宜不住的用嘴來吮小兒——但是他年老邁了，牙都落了，吮嘴極不便——作出來的樣子真使人「噴飯」了。可是，他吮了許久，小兒絕沒避他，也沒啼叫，奧都宜又想起用手對他搖舞，於是他在小兒的口前用手指來上下折，左右擺，往來搖，他並沒將他的手指放入小兒口內，因為他的手指很黑很黏，沾了許多鞋臘。小兒用眼往來追逐他的指，一聲不作，往後便笑起來。

奧都宜覺得非常愉悅。婦人一面吃，一面對他講他本身的事，「我的丈夫是軍人，」他講道，「我們結婚纔八個月丈夫便出征走了，直到現今毫無音信，我曾到人家做廚婦，直到臨產。主人家不願存留我母子二人，現在我母子已飄泊三月了。沒有一定棲身的地方。我將所有的已消用淨盡了。我有意作奶娘。但沒人肯僱用我，都說道：「你太瘦」我纔曾到我們神父住的地方的一個商婦家。他們已經應允僱用我，我以為很適當，但是他令我過一個禮拜後再去，他所住很遠，我凍的幾乎殭斃了。感謝上帝！幸而有我們的房主婦憐恤我等，容我等棲身。不是這樣，這一禮拜真難度了。」

奧都宜嘆息了一聲，說道：「那們，你沒有厚煖的衣服麼？」

「唉！現在誠然是穿冬衣的時期，但是我昨天纔將我惟一的圍肩典了一「葛里文齊」

婦人吃完了走走至牀邊，抱起小兒，奧都宜便起立，走至牆邊，搜尋了一番。拿出了一件舊背心，說道：「這

衣實在很破敝，但是還可以用來纏裹。」

婦人看了看舊背心，於是又看老人，手拿舊背心不由的落下淚來，奧都宜也將頭回轉了，彎着腰由牀下撤出一支箱，倉倉促促的尋了一番，便對着婦人坐在箱上。

於是婦人開口道：「基督佑你，老人家！是他將我遣派來到你窗前，很明顯的。當我出門時，覺得很煖，現在却很寒冷了，老人家，實在是他使你由窗中向外望，垂憐於我這困苦顛沛的人，」

奧都宜微笑了一笑，說道：「不差，一定是他，因為我沒虛望了。」

於是奧都宜將他的夢也講與婦人聽，他如何聽見一人講話應許那日主到他那裏。

「所有的事都是可能的，」婦人道，說着站立起身來將背心披上裹好他的幼子。屈了膝，又謝奧都宜

「因基督將此物拿去，」奧都宜道，一面將兩葛里文齊遞與婦人「去贖你的圍肩。」婦人畫了十字，奧都宜也畫了十字，便引着婦人到門前。

婦人去了。奧都宜將遺下的油菜羹食盡，刷洗了，又坐下去做活計。他走了又走，毫不間斷。但是他卻沒把窗忘却。祇要有人將窗遮蔽了，他便立即揚起頭來看過去的人是誰，許多相識過去了，許多生人也過去了，却沒有一個可引人特別注意的。

後來，奧都宜看見一個老婦人，一個小販——正立在他的窗前。他提着一籃蘋果，籃裏却剩了不多，顯然將賣完了。他肩上背着一袋麵包，一定是由造房的地方取來到家裏去用的。袋重，壓了肩，他要將袋移到過肩來，他將袋放在便道上，將蘋果籃放在一個短柱上，去抖緊袋中的麵包，在他正抖的時節，有一個小後生，頭戴一頂破舊帽，忽然跑來——也不知由那裏來的，——由籃中攫了一枚蘋果，將要跑開，却被老婦謹慎手快，轉身捉着他的衣袖，後身用力掙扎。想扯開逃去，老婦却用兩手握緊，將他的破帽打落，用力扯他的頭髮，後生便號呼，老婦便怒罵。奧都宜也顧不得放妥他的針錐，拋在地上，向外跑，沒小心跌在石階上，跌落了眼鏡，奧都

仁愛所在的地方上帝也在那裏

宜跑到街中：老婦正用力扯後生的頭髮向警察所走後生極力掙扎。

『我並不會拿，』他道，『你何以毆我。放開我。』

奧都宜走向前，要將他們分開，他捉住少年的臂，對老婦說道：

『放鬆他，老婆婆！因基督此番饒恕他！』

『我令他嘗過新楊木板的滋味纔能恕他，我一定要送這賤徒到警察署，然後恕他。』

奧都宜哀求道：『老婆婆，令他去，他絕不再如此了。爲基督放鬆他。』

老婦放鬆手，後生亟欲脫去，但奧都宜握持很緊。『向老人家求恕。』他道：『不得再做此等事，我確見你攫取蘋果。』

後生哭起來告饒了。

『好了，好了，給你一個蘋果。拿去！』奧都宜由籃中拿了一個蘋果。遞與那後生。『我與你錢。老婆婆，』奧都宜對老婦人道。

『這種流氓，你如此待他，實是敗毀他。』老婦道，『依我的意思，我送到警署，幽他一星期。』

『嘔，老婆婆！』奧都宜叫道，『我們「人」看事物都如此，上帝却不這樣。如果因為一個蘋果，便打到這樣，我們犯的罪當受甚麼罰呢？』

老婦人愕顧起來不發一言：

奧都宜將耶穌所講的，主人寬恕僕人債務故事講與老婦聽，如何僕人欠主人一宗大債。主人寬免了他，他出門外却立刻扼住一個同伴的喉，因為同伴欠他的債，老婦瞪着目靜聽，聽到他將故事講完，那後生也聽得呆了。

『上帝令我等寬恕人，』奧都宜道，『如我等不寬恕人，他便不寬恕我了，各人都當寬恕，沒思想的人尤甚。』

老婦搖着头發了一聲嘆。

『那固然很對，』他道，『但是他們已敗壞的不堪了。』

『那們正是我等老年人的責任，去開導他們，』奧都宜道，

『我也這樣說法，』老婦答道。『我當初也有七個子女，我現在只剩一個女孩了。』老婦將他與他女兒孫兒共居的境况講與奧都宜聽。『我目前的光景，遠不如從前，』他講道，『但是我盡我的力量工作，還足自給。我想到我的幼孫輩很悽慘，他們實在是很馴順可愛的。沒待我比他們再好。小阿克條達加除我外決不與他人接近，』祖母！祖母！』叫不絕口。老婦講到這裏已經涕淚交流了。『至於如他這樣的，』老婦指那後生道，『孺稚總具孺稚氣。唉！願上帝常與他同在！』

老婦纔要提起布袋拽在肩上，後生即跪向前道：

『老祖母，給我，我來代你背負，我要經過你門前。』

老婦搖他的頭，但是却把布袋放在後生肩上了。

老婦和後生並着肩，踏着雪去了，老婦並忘記向奧都宜索蘋果錢。奧都宜仍立在那裏不動。眼望着他們二人，並且聽見他們一路走着所講種種的話。

奧都宜用眼追隨着他們，直到不見，於是轉過身來，也走回屋去，在塔上拾起他的眼鏡，（並沒摔壞）戴上，

拾起錘來，又坐下做工。他努力做了片時，但是天漸漸變黑了，辨認針腳很難，他見街上掌管路燈的人出來點路燈，「原來已到上燈時候，」他想到，所以他立起身來，走到架前，取出燈，剪齊了燈心，點着了，復又坐下做工。他將一隻靴完全作好。翻轉着細看了一番，說道「好」。他放下他的工具。收拾在一邊，掃了地上的破碎皮頭，將燈移到棹上由架上取下書。他去翻昨晚讀訖的地方，他放一細摩洛哥皮條作記，但是他却翻錯了，他纔一翻書便想起了昨晚的夢。這個思想纔一入他的腦筋。他便彷彿覺得有些人在他身後往來，他還彷彿聽見他們的腳擦在地板上的聲音。奧都宜轉過身來，各處望了一望，他居然看見有人立在黑暗的牆角裏！——不錯的，實在有人立在那裏，但是他却辨認不出是誰，於是他更聽見一個極微細的聲音向他耳邊道：「馬丁！馬丁！你不認識我麼？」

「你是誰？」奧都宜呼道。

「是我，」那聲音道，「是我！斯台諾由幽暗的牆角

仁愛所在的地方上帝也在那裏

中慢慢的走出來，他微笑着，忽然彷彿雲霧消散的樣子。不見了！

「是我！」那聲音又叫道，於是由牆角間走出一個婦人，懷抱着小兒，婦人笑容滿面，小兒也歡騰不止，他們也一現便不見了，

「是我！」那聲音又道，便有一個老婦，同着一個後生走出，提着一籃蘋果，兩人一面走一面笑，走出來便不見了，

奧都宜滿心歡喜，他畫了十字，戴上眼鏡：即由他翻開的地方讀起，在那頁起首處他見了這幾句：「我饑渴你與我飲食；我無親友，你款待我。」

在那一頁下面他見了這些話：「你作這些事在我的弟兄身上，同作在我的身上一樣。」

奧都宜便恍然悟了。他的夢實不會欺他，救主這日的確來了，他又的確接納了他。

(完)

友 華 銀 行
ASIA BANKING CORPORATION
AN AMERICAN BANK.

生

命

New Quarters, Hotel Wagon Lits, Legation Street

STUDENTS who TRAVEL, use this bank.

STUDENTS who SAVE money, use this Bank.

MONEY FOR TRAVELLING. We can sell you money so that when you travel to any city or any part of the world, you can have useable money. We have branches and connections in all parts of America, in England and Europe as well as in China. Before you travel, talk the money matter over with us.

SAVING ACCOUNTS. We are opening many savings accounts for local students who wish to save money. We pay interest, You can start with a small amount.

Your money is always safe.

六

你要旅行嗎？我們

在世界各地都

有分行，你在旅

行前可以來和我

們商量帶款的方

法。

你要存款麼？我們

給利息，你的錢

是永久平安。

讀加拉太書後

劉暮芳

我們研究加拉太書，碰頭就來了一個加拉太地方的區域問題，是南加拉太呢？是北加拉太呢？幾百年來，神學家聚訟紛紜，各有見地，究釐下確實的斷定。但我們卻不要誤會，因為無論是那個加拉太均與本書的要道，和法實的實在，決沒有甚麼損失的關係。我們斷定這是滋潤苗田的雨，就不必儘追是從那海裏來的雲。

我們讀保羅的其他書札，「表示欣慰」，「嘉納善行」，是開首序次的通常體裁。這本書卻是不然。他握管在手，一點也不客氣；馬上就是一篇很嚴厲的責詰文章。拳拳莫釋的私慮。悲愴交感的衷情。以及希望中的失望，失望中的希望，連流不息的自他心坎中流露紙上。不啻把一個酷愛教會的保羅，畫了一張焦灼帶怒的憂容像。

這究竟爲甚麼呢？我先把這個寫書的原因，簡括的一說：原來加拉太教會的會衆，和保羅在感情上，是非常切洽的。先是保羅扶病到那裏蒙過他們極周到的款待。保羅所傳的福音，他們也虛心領受。保羅離開他們的時候

，把這些光景，容繪在心，當然抱一種很好的感想。不料那些猶太人中半新式的基督教徒，雖然受了基督教化，穿上基督教的外服；但是對於基督教真正的精意上，却是「模糊不清」。那猶太教化下的遺傳，成見，充滿胸中。一點也擺脫不去。他們總不能放棄猶太人在宗教上的優先權。所以他們對於保羅的主張，「廢摩西的律法」，「與神直接交往」。「宗教的個人自由」。簡直是看作宗教中的過激派，表示極端的反對。他們反對的手術，是極辛辣的。第一步說：保羅沒有蒙召爲使徒。推倒他爲使徒的根據。第二步說：他所傳的道理，不合乎基督的真諦。破壞保羅創立的工作。（或者拿提摩太受割禮的事爲憑據）第三步說：保羅的品格不正。毀污他的行爲和道德。以上三種一方面的供狀，非常奏效。居然叫那些信道未深，具有好動性的加拉太人，上了他們的圈套。以致保羅在加拉太的成功，完全喪失。守舊派在保羅內的失敗，反而成功。這風吹到保羅的耳中，試想保羅的失望和苦痛，是何等的深厚呢！他若是不辯，不但

默認守舊派的論調；而且是承認自己誤解福音，叫那些加拉太人終成不歸的迷羊。或者還許發生各方面不可思議的危險。因為這個原故，保羅便打定主意，要指正加拉太人的忘動，守舊派武斷的論解。於是這部自由永存的大憲典，自保羅苦痛的腦海中，心靈中，「騰越而出」了。

有人說：這本書沒有甚麼高貴的價值，不過是保羅一時爲意氣所使，對於守舊派一篇關係律法的筆戰。那摩西的律法，已經是過去的時代，現代不適用了。那麼這本論律法的書，還有甚麼高貴的可言呢？這樣浮面的話頭似乎有理。然而却沒有得着這書中的真滋味。我以為這不但是一部基督教的的生活進步史，更是一本「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個人自由」「三大自由的宣言書呢！這本書的動力，不但影響當時的守舊派，使他們阻碍基督教進趨的計畫失敗。就是那振臂一呼，全歐風動的路得馬丁宗教革命的成功，還是受這本書的動力呢！這固然是幾乎兩千年前的一本老書，然而他對於基督教的見地，的確

是「深沈明透」「活潑自由」。書雖「老」，書中的精華，單是一個「新」哩！

保羅在加拉太書裏有三種最大的主張。

- (一) 廢除摩西的律法。
- (二) 宗教的個人自由。
- (三) 三人與神直接的交往。

若有人問：保羅爲甚麼要提倡這三條？守舊派爲甚麼要反對這三條？我們可以看看保羅的基督教觀，便可了然了。

保羅的基督教觀是：

(甲) 基督教是廣義的基督教。

猶太人是富於保守性的一個種族。保守性的施行，在他們的宗教中，更爲顯亮。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選民。上帝是他們的上帝。以及種種宗教上的禮儀，規條，遺傳，他們都相信得很實。保守得很堅。經過幾百年，甚至千餘年，差不多沒有甚麼改變。在宗教界限上，和外邦人畫分得極清。外邦人絕對的不能與猶太人享同等的敬

神權利。這種極頑固的信守性，對於猶太教的自身說，當以色列人遊牧遷徙橫被侵擄的時代，不至於受其他宗教神說的牽引，迷入群神的邪說，得以保存獨神的信仰，未始不是得力於這保守性的功能。然而猶太教所以不能超越猶太族的範圍以外去廣為宣傳的，也就是這個頑固的保守性所阻碍了。

耶穌基督來了。辯正他們狹義的謬論。放大了猶太教的範圍。開發活潑有力的界說。振啟猶太教的新精神。耶穌這樣的改良舉動，竟大遭那守舊派的反對。把連他們也找不出罪狀來的耶穌，恨着心，置至死地，才消了他的怒氣。你看這保守性的壓迫，是何等的利害！

嗣後基督教漸漸的外傳；但是外傳的範圍，仍是限於猶太族。就是連耶穌的高足弟子，受過三年訓育的彼得到一個外邦人哥尼流的家裏，還得先受異象的暗示，纔肯去呢。他雖然親自聽見耶穌升天的時候，最後廣傳福音的遺言，却因為他受保守性的壓迫很深，不會有活動的會悟。除了親見聖靈臨到外邦人身上，他還沒有外邦人

讀加拉太書後

歸主的覺悟。老覺得外邦人信主，是件希奇的事哩！

我們可以知道，當時基督教自猶太族向外傳，真是難能可貴的事。及至傳道外邦，那些歸化基督教的猶太人，仍要把基督教的頭上，冠上一個摩西律法的帽子。這本是猶太人在猶太教化下的基督教觀，舊塵擺脫不開，雖不必奇怪。但我們斷定，這畢竟不是廣義的基督教。

保羅呢？具卓特的眼光。新穎的靈悟。在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一個遠視眼的人，硬要他帶上一付近視的鏡子，是不合式的。他看基督教是廣義的，人人的，世界的，不單是猶太族的。那麼，這種族國界的差別，當然不能不破除。那強人所難的儀規，當然不能不革新。不適人心理的信條，當然不能不變正。這就是保羅主張廢摩西律法的根本要義。

摩西的律法，本是維繫「猶太族的猶太教」的倫理。是狹義的，強制的，偏重的，不自由的。對於久處律下的猶太人，遵守的必須上，或者少有鬆懈的地方。但是施行在外邦人身上，難免發生不相宜的障礙。譬如外邦人

信主，不必須先受割禮，作一猶太人，才能和信主的猶太人並列。保羅以為廣義的基督教下，決不能容有「多此一舉」的麻煩信條。

「行律稱義」，猶太人視為得救的終南。保羅以為這種浮皮稱義的信條，簡直不能滿足人信仰的慾望。基督來了。「行律稱義」的効力，已經消失。那未曾守律的外邦人，能受聖靈，便是「行律稱義」失効的憑証。保羅辯得清，見得當，便毅然決然的廢除「行律稱義」的信條。拿「因信稱義」來，當作基督教廣義的信條。

況且律法的効能，是在不規正的人中，顯出功用來。若人人在律法的範圍以上，實行更高貴的「愛的精神」，律法還有甚麼功用呢？所以保羅說：「愛就完全了律法，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一句話之內了」。

信仰基督，模範基督，便是信仰「愛的精神」，模範「愛的精神」。因為「愛的精神」，已經完全了律法。那麼，摩西的律法，當然在基督的愛裏，已經失効了。如此看來，這個已經失効，不應存在的元素，就決不能把他強

放在基督教裏。所以保羅主張廢除律法，拿共同信守的「因信稱義」來，補他的缺。打破舊的狹義的範圍，變成廣義的共能信守的基督教。

(乙)基督教是尊重人權的基督教。

猶太教看族權，是非常的高貴。一部舊約史中，可以得好多証據。至於人權的貴重，除了幾位明哲的先生，僅僅的論解，或由族權瓜帶而出以外，雖不敢下一個無字的決案，只不過是「黑夜的燈光」罷了。況且他們所講的一點人權，也只限於猶太一族。比如舊約時代，愛隣如己的「隣」字，外邦人却不在這個「隣」字以內。到耶穌口中，這個「隣」字，纔換為一個「人」字，把他的範圍推廣了。猶太人既然稱外邦人是狗，那裏還有甚麼人權呢？就是對待本族的婦女更是看他不起。在街上若是遇見自己的妻，也不肯說話，若說話，就似乎降低了八等。有些猶太人的領袖，有一句話說：「若以摩西的律法教訓女人，不如把律法完全燒毀。」這簡直看女人，是無人格的東西，人權更不消說了。敬神是一件屬靈性的事，

人的靈性，本是平等的。那麼，人按人的靈性去敬神，當然沒有甚麼等級的分別。這是基督教最重的一個特點。然而那猶太人的看法，都是不然。那聖殿的供職者，偏是亞倫的後代，得入至聖所的，獨是大祭司。其他人，均沒有毫微的義務和權利。就這形式的制限看來，也是顯靈性的不平等了。

保羅在加拉太書裏，發明這「宗教的個人自由主義」居然把人的人格抬高了。對於基督教最重視人權的精神，獨見得「高深圓妙」，說得「淋漓透澈」。這是甚麼原故？

因為活潑有力的基督教，當然拿上帝當作我的良友看待。在我和良友中間，決不能放一個人，或是一個別的東西，作居間的紹介。若有像這樣居間的紹介，則我和我的良友絕對不是親密的。進一步說，上帝既然願意與人交往親密，他決不能不重視人的性格。他如果看人是絕對沒有人格的東西，不值一救，那麼，基督降生，有甚麼用處；他為人而受的十字架之苦，豈不歸於徒然呢？不過過的人格，因為受罪惡勢力壓迫的原故，受了損失，

受了剝奪，到了混濁不清，迷朦不明的地步。發生了優劣高下的分別來。基督教的根本主義，就是修正人的性格，復元人的性格。修正和復元的法子，就是把一切壓迫人格的勢力剷除，叫他有順性自由的發展，直到「人的性格」能配合「上帝的人格」為止。上帝雖然管理人，但是在管理的時候，並不侵犯他原來賦於人的自由和人格。

基督教既然是注重人權，便絕對的尊重人獨立自由的人格。最明確的證據，就是除了天父以外，統不許有一個人，超乎人類之上。這便是真正的「平等」「自由」「人權」。人既然知道「我的性格」的重要，並推知「人的性格」的重要，兩者互相維繫的結果，就生出「各自的自重」與「彼此的互重」來。一方面去發揚自己固有的理性，樹立自己正當的品格。一方面盡尊重他人的義務，不侵阻「他的性格」的發展。這便是人格「均勢的生長」，「人權發達的真諦」了。

但是人格的生長，不是拿強制力來可以急性奏效的。是

順性自由發展的。然而在順性發展的時候，很容易受外力的搖動。若沒有「完足的人格者」為他的借鏡，給他一個準確的目標，難免因為外力的搖撼，錯走了方向，自不得不有圖謀安全補救的方法。這個方法，保羅在加拉太書裏，已經解明了。就是信仰「具有完足人格的基督」用為修養人格的模範。為甚麼呢？因為修養人格的目的，為的是要配合「上帝的人格」但上帝全足的人格，在基督裏已經代表出來了。「人的人格」既然能和「具有人格的上帝」在基督裏有完美直接的契交，可見基督教重視「人的人格」到極處。便是尊重「人權」到極處。保羅在那個人權不興的時代，提倡說明最高貴的人權主義，放了基督教的光彩，真是「難能可貴」了。

(丙)基督教是活的基督教。

保羅為甚麼在加拉太書裏，高談起自由來，主張廢律那樣的堅決？許多原因，上邊已經說了不少。這裏頭還有一個緊要的原理，是活潑的基督教獨具的特能。

基督教自猶太向外風傳，經過了若干的變更。保羅在加

拉太書裏的廢律主張，可見一斑。我們若拿現在的基督教和使徒時代的基督教，比較一下，決定有若干不同的地方。我們要追究這個原故，先要下一個定例，定例是：

「活潑有力的宗教，無論入何時代的何種境界中，仍能發達風傳，不至於滅沒，是因為他有活潑應境的能力在。」

人的環境不同。常隨時地改變。一時有一時的環境。一地有一地的環境。人的思想，禮儀，風俗，人情，好惡，等等也是隨着環境常變的。宗教既是人的導師，是要領人達到最高尚最豐富的生活的方法。因為助人適應他的環境的原故，這種方法，當然也必隨環境的變遷，去變遷方法。宗教若不能變遷適應人的環境的方法，便失了宗教對人導師的本能。那麼，這個沒有用處的宗教，就必流入沈寂消滅的危險了。

但我們先要說清楚，宗教應當改變的是甚麼？除了真神的「自身」，和正確的「真理」以外，人對於神的「了解」和

「解釋」，並一切反應神感而生，「形式」「儀文」「規條」等均在變遷之例。他所以變化的原因，是因為人在變化的環境中，思想和信仰的程度不同，自然不能夠產出永不變化的制度來。凡是一個活潑有力的宗教，必定有他的適應環境變化的可能性。在他適應環境變化的時候，他的自身，和他外施的工能，就必漸加改變，把那些不應存在的元素革除了，拿新的元素來，補他的缺，更產生較優美的元素。如此，新境既現，舊有的制度，就必須改變。如果決計不變，就必不能和新境中已經革新的制度，成為有系統的適合。久而久之，這種舊制度，必喪失了他固有的活動和能力，自身消滅了。

以上的話叫我明白了了一件事，就是環境變遷，宗教表面的制度，也跟着變遷。但是我們要知道，在變遷的時候，宗教的保守力，和進取力，常立於反對的地位，波蕩相爭。所以施行宗教革新運動的時候，常遇着保守力的反動，反動的力量越大或不注重有理性的舉動，那麼，這革新宗教的穩健性，或者變成激烈革命的性質。一

讀加拉太書後

到決裂的程度，新舊兩方面，都須受一番不可幸免的危險苦痛了；但是世界上，從來沒有毫無危險，毫無困厄的事情。若是爲了有點危險和困厄，就讓他死亡，不去有所運動革新；那麼，宗教除了逼着死滅以外，怎麼能發展呢？怎能領人到幸福的地步呢？擴充宗教救功，尊重人格的大事業，怎麼能達到完全呢？那些泥古守舊的人，不明白活潑有力的宗教，是要進境，應境擴充自活活人的真能力。一味的泥古暫混。一味的說些「率由舊章」的門面話。祖宗怎樣，我們也怎樣，祖宗不作的，我們也不作。這才覺得安分。這才覺得老成。這才是守道。敷衍了又敷衍，好歹把一個活潑的宗教，埋沒得一點精神，一點生機也沒有了。他也跟着「哎喲一聲」「斷氣甘心」了。他們稱那些革新運動的人，是無意識的冒險，他却不知道，自己正是在冒險裏呢！老實說來，革新的冒險，正是避險法。守舊的避險，正是覓死法。保羅在加拉太的教會，對那些初信道的基督徒，講論自由，真是信仰上的大探險。取了個毫無把握的試驗主義

• 因為革新的原故，遭那些守舊派的激烈反抗，幾乎喪失自己的生命。然而他放膽作去，毅然行了。這都是因為保羅具有活潑的眼光。認定了基督教是活潑有力的基督教。給人在境變中，一個應境生活的機能。所以他才革新鼎新，冒險行去，為的是適應加拉太的環境，成就基督救人的偉功呀！

統而言之，我們對於保羅寫的這本加拉太書，深深的「思想」，內中美滿的道義，就不能不希奇這個「才思卓越」「悟道會深」的保羅，原來是守律最嚴的法利賽人，蒙召以後，跑到亞拉伯的曠野裏，一個沒有教習的獨思學校，肄業三年，竟從他的思想中，發出一個活潑的基督教來。較比我們這些「拾人牙慧」的神學士，相形之下真是「望塵莫及」了。

一個從前極守舊的人，以後寫一本極維新的書，借以前的經驗，比較以後的經驗，會悟猶太教的優劣，比較基督教的短長，完全是「會悟其真」，「著所心得」。絕不是「好奇鬥異」，更不是「人云亦云」了。

這本書簡直是一本「思想自由史」保羅用他深沈的思想，順理性的途程，把人對於上帝元屬不足的觀念，指正了個清楚，發明了個實在。從活的基督中，找出一個活潑的基督教來。有人說：基督教人是「無思想的迷信者」，我向他介紹這本書。

一般基督教的守舊派，把一個活潑的基督教一切的禮儀，規矩，看得死死的，一點活動的餘地沒有。守舊派後面的人，又跟着「隨狼打虎」，絕不會「真中求真」。我請他讀這本書。這本書簡直是一本「自由永存的大憲典」。「思想自由」「個人自由」「信仰自由」都從一個真理源頭的基督中，流淌出來，保羅便是發明者，他也已經把這樣自由的况味親嘗了。我向廿世紀酷要自由的人，介紹這兩千年前的發明自由的加拉太書。我們自這本書中得着了(甲)(乙)(丙)基督教的三大觀感。所以我們知道基督教二千年的歷史，十萬里的範圍，蓬教繁盛，是因他能應境，進境，能開文明的先河。能發揚人類真正的幸福。能使得真正的自由。能滿足人對神的信仰。有真理活潑的實

在。有最高豐富的生活。滿足人要求的慾望。我向維新的基督教徒介紹這本書。

現在中國的基督教會，倡行統一最難的問題。並不是因為教會的本質，實在是因為教會的形式。有多少人專重在形式，儀文，比本質似乎更為要緊。一味守舊泥古。結果，反把基督教的真精神丟了。硬說他們這樣行，是合乎聖經，即不合，也與使徒時代相近。這種自辯的話頭，本沒有可論的價值。畢竟是「掩耳盜鈴」罷了。

(完)



HAN YING BOOKSTORE,

TENG SHIH KOU.

BOOKS, BOOKS, BOOKS

Books on all subjects and in all sizes

Stationary for every need, including fountain pens,
and self filling pencils

You know where we are Come and see us

We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merican Book Co.

生

命

逕啟者 敝館代理美國

書局一切事宜舉凡各

樣書籍學校用品自來

水筆雜色鉛筆無不一

應俱全賜顧諸君

早臨是幸

燈
口市漢英圖書館謹白

NORTH CHINA BOOKSTORE,

Kan-Yu-Hutung, and Hatamen Chieh.

We are new in the business and carry a new stock which is increasing very rapidly Numerous modern and up-to-date text books grace our shelves Come and look for the little necessities of school life

Our stock is coming direct from America

逕啟者 敝館興業伊始

凡百精良現又由美運

來大宗貨品計各樣書

籍以及學校用品無不

美備齊全望

各界人士幸勿失此良

機是盼特此謹白

華北圖書館謹啟

(甘肅胡同西口外)

十

托爾斯泰的懺悔（續）

徐寶謙

「我是誰，我乃無限世界的一部分！」這幾個字，包含了一個大問題。各宗教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都有獨到的見解，只要同我的理性不相違背，我也願意信仰，所以我開始研究佛，回，耶，各教的教義，內中特別注意的就是耶教。我研究耶教，自然是從正宗入手，凡我所認識的，有學問的，僧侶，傳道者，以及新舊神學家，我都一一請教他們的信仰和他們對於人生的了解。可惜我雖虛心傾教，十分願意讓步，但他們的答語，不但未曾將人生問題解釋清楚，並且使這問題，越加迷糊。他們的信仰，實在不能讓我佩服，我所怕的是貧窮，疾病及死亡，他們在實際上，與我相同，不怕這三樣的，不是正宗的信徒，反是些最不信的。

這樣，這些人的信仰，不過是盲人瞎馬的樂觀，不是我所求的真正信仰。所以我就漸漸的接近窮苦沒有學問的信徒，這種人的信仰中，雖然將基督教的真理，同迷信攙雜，然而他們的迷信，似乎是必須的，自然的，因

托爾斯泰的懺悔

此我對於他們的信仰及生活，漸漸的覺得滿意，我愈同他們接近，愈覺得他們的信仰是真的，是他們生活中所必需的。他們對於人生，辛勤勞苦，忍耐知足，生時快樂，死時平安，不像我們怕苦怕死，發牢騷，貪安逸的樣子。我愈深知他們的生活，我愈喜歡他們。這樣，我自己的生活，也比從前容易了，兩年以後，我對於人生的態度，竟完全改變，「貴族的生活，不但可厭，而且毫無意味，勞動界的生活，變為我所承認的人生正義。

我從前說，「人生是萬惡的，」這句話對於我自己並不錯，不過對於一般的人，却是錯了。我自己的生活，放縱情慾，猶如福音書上所說「人因為罪惡，榮光就暗，」果然是萬惡的，無意味的，但是人生的真意義，須從全體人類中去找，一般少數寄生蟲的生活，是不足為憑的。

我雖知道了「只有生活，纔能了解生活」的真理，但我對於自己的生活，實在不能滿意，我在這一年裏頭，時時刻刻預備自盡，我心裏所感受的痛苦，只能說是我尋

找上帝所經的閱歷。

我忽然歡喜高興，忽然憂傷絕望，這種經驗，不知道已經幾百次了。曾記得有一個初春的日子，我獨在林中，靜聽樹木的聲音，我又想到這種問題，我又尋找上帝！我對我自己說，「上帝是沒有的，所謂上帝，無非是我們心中的想像，也沒有奇事，能夠證明他的存在，因為奇事自身，不過是不合理的幻覺。」但是我一想到已過的經驗，就覺得我信上帝的時候，我的生趣甚濃，我不信時，生趣索然，想到這裏，我心中似乎發聲說，「既是這樣，你又何必格外追求呢，上帝就是生活，離開上帝，人就不能生活，你若在生活時尋找上帝，你就靠上帝生活了。」我聽見了這個聲音，我就覺得心中及大地萬物，分外光明。

因此我就丟棄了自盡的念頭……最奇的，就是這種使我樂生的能力，是我幼時所有的。——我幼時的信仰，到此都恢復了，我信上帝創造我的人生，我信我的人生，應當合乎上帝的旨意，並信從人類歷代所產生的導師

，可以窺見上帝對於人生的旨意。我承認貴族的生活，並非人生的真像，富貴的環境，無非使人不能了解人生的真義。所以我就捨棄了貴族的生活，去同一般勞動界接近。我從勞動界所得的人生觀，就是——人都是從神意生的，人能自毀去靈魂，也能救之，人生目的，在乎盡自己的靈魂，救靈魂，必須信上帝，信上帝，必須棄絕人生的逸樂，必須勞苦，謙遜，慈愛。——這種人生觀，不但意義明瞭，而且深合我心，不幸他們這種人生觀中，同時摻雜了不可解釋我所反對的事，就是聖禮（聖餐，領洗等）禮拜，禁食，崇拜偶像遺物種種。最奇的，不但一般人不能將人生觀同這種事分開，我亦不能破俗，隨衆人去作禮拜，早晚跪禱，禁食，預備接受聖餐，似乎這種我從前所認為不合理的事，現在不受我理性絲毫的抵抗。

我盡力的隨俗，要去履行宗教的形式方面，到底我心裏覺得不安起來，因為我覺得果然如此，不但自欺，而且是不忠於我所寶貴的真理。但不久我渡過了這種難關

，因為俄國的新神學家告訴我說，「我們信仰的根基，就是教會是永不會錯的，所以教會所信的，都是不錯的。」所以我自慰說，教會既是真信徒，用愛心相結合的團體，必是真理的庫藏，況且神的真理，單獨的個人，是不能知道的，唯有用愛心相結合的團體，纔能知道；既然如此，團體所信的理，我個人雖不同意，也應當忍耐。」真理是從愛心發生的，你若不守教會的一切儀式，你就違反愛心了，你違反愛心，你就不能認識真理了。」我當時的論法，就是這樣，這種論斷的謬點，我當時却沒有想到，天實愛心的結合，只能增進我們愛心，並不能證明尼西恩信條中的理，我當時也沒有想到，愛心並不勉強人承認一切的說法，做結合的條件，所以我糊糊塗塗的在正宗教會裏頭接受那一切的儀式。

我履行教會儀式時，我抑制我的理性，去服從遺傳，去同我所敬愛的祖宗及一般平民的見識，列在平等的地位。我每天早晨起來，到教會去禮拜，我心裏覺得十分痛快，因為我犧牲了身體的安逸，壓服了思想的驕傲，

托爾斯泰的懺悔

為的是要尋找人生的真義，雖然所犧牲的不算重要，但為犧牲的用意，是可取的，所以我禁食預備領聖餐，在家中在教堂中守一定時間的禱告，作禮拜的時候，我也一字一句虛心領受，盼望從聽講中，得着人生的真義。

但是這種替儀式去找意義的工夫，是不能長做的，我曾記得我第一次領聖餐所感覺的痛苦，「當時的禮拜，認罪，祈禱等事，都很有興趣，領受聖餐我也認為記念耶穌表示脫離罪惡接受基督教訓的符號。我當時這樣解釋，心中覺安坦，所以這位祭司，雖然是一個簡陋儒怯的鄉下人，我仍然是恭恭敬敬的在他面前承認我的罪惡，請他為我洗滌我靈魂上的塵土，恭恭敬敬的領受我們先輩在禱文中的思想，歡歡喜喜的回忆及現在的衆信徒，作精神上的交通，純毫不覺得不合理。

但是我一到了壇門口的時候，這位祭司勉強我信的「我所要吃的餅所喝的酒，是耶穌真正的肉同血，」我心裏得十分痛苦，因為這句話，不但是假的，簡截是不懂得甚麼是信仰的人的無理之要求。

雖然如此，我仍然繼續履行教會的儀規，並信我所信的道理，含有唯一的真理，但在這個時候，我忽然遇見了一件奇異的事。——我聽一個無知識的信道的農民，講到上帝，人生，信仰，得救，各種問題的時候，忽然啓發了我的信仰，我細細的聽他們對於人生信仰的意見，我竟獲得了真理，我念聖徒們的傳記，結果也是相同，除了他們所行的奇跡，別的都能啓示人生的意義，內中如 Makarius the Great, Isarevich Joasofa 的傳記，井中旅客，拾金之僧的故事，視死如歸的殉道者，絲毫不憚教會的教訓而得救的愚夫愚婦，都是例證。但是我一同有學問的信徒相接觸，或讀其書籍；懷疑，不滿意，不佩服的思想，就不知不覺的起來，我覺得我愈接近這種人的言論，我離真理愈遠，彷彿到了一個深不可測的淵。我真羨慕這些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民，教會的信條，對於我是不合理的，對於他們並不顯出虛假，不過我這不幸的人，總覺得真理是往往同虛假織在一起的，既是這樣，我不能領受他。

我這樣過了三年，起初時，凡我不明白一件事，我常說，「這是我的錯，因為我有罪；」但是我越考察真理，我越覺得不能了解他，並且覺得除自欺以外，無所謂真理。我雖然懷疑並且自覺痛苦，我仍然不同教會脫離，但是人生的許多重要問題，不能不趕緊的解決，而教會的解決法，完全與我的信仰相反，因此我不能不同教會脫離關係。所謂人生重大的問題有二。第一，即東正教同羅馬教及他宗教的關係，彼時，我因注重宗教，漸漸同羅馬教徒，更正教徒及 Old Believers, Molokans 等人相接觸，這些人中間，有許多是道德很高尚的，我把不得同他們做弟兄，但是東正教的領袖，雖然滿口的彼此相愛，倒告訴我，「這些人是靠不住的，他們的能力，是魔鬼所賜的，唯有我們東正教纔是真理，」從此我就看出，凡同他們意見不同的，他們都斥為異端，同羅馬教的人斥東正教的人是異端一樣，並且我也看出東正教反對別教有兩個自然的理由，一因為「你是假的我是真的」這句話是最殘忍的；二因為凡愛自己子弟的人，

當然不願意自己子弟受人的煽惑，既是這樣，應當使人用愛相結合的信仰，反使人分離了。第二，即教會同戰爭流血的關係，彼時，俄國正同他國打仗，多少俄國人，假借了基督徒相愛的名義，去做殺害同胞的事，其實殺人的罪惡，戰爭的違反信仰，是顯而易見的，但他們在教會祈求本國軍隊的戰勝；一切宗教的領袖，也承認他們的行為正當。我見了基督徒這樣的動作，真使我心中大受驚慌。

這樣，我就不再懷疑了，我從此知道我所信的宗教，是真假攙在一起的，從前的時候，我必說宗教完全是假的，這句話，我現在不敢了，因為我知道宗教中有真理，不過假的也是不少；在農夫方面，也是不免。但是真假如何能攙在一起呢，這個問題，不得不研究聖經及教會歷代的遺傳，我從前不敢研究這種問題，但真假既連在一起，我就不得不去研究，雖然我承認理性的限制，事理的解釋，猶如無窮的循環，終不能追求到底，但我覺真假必須分晰清楚，不應當人云亦云，這就是我作本

托爾斯泰的懺悔

書的宗旨。

(完)

THE UNION MEDICAL COLLEGE,

PEKING

MILLIONS for MILLIONS.

Through the Union Medical Board, millions of dollars have been spent here, in this centre of Chinese Patriotism,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possible a superb outfit to teach medicine to you who can enroll with us; for what? For the purpose of relieving the suffering of countless millions of fellow countrymen. Our Institution is built to with-stand the shocks of time, "to be an ever ready help in time of trouble"

協
和
醫
學
校
啟
事

之	國	科	規	茲
歎	人	完	模	啟
特	而	全	宏	者
此	免	人	大	敝
謹	臨	才	專	校
白	難	用	為	籌
	有	以	造	來
	向	拯	成	巨
	隅	救	醫	欸

生

命

六

人生五大哲學 (續)

趙任譯

第二篇 司烏益克的「自治」律說

第一章

要知道司烏益克的學理最簡捷的方法是從心理學知覺的定理去研究。照這個公認的定理，心不是一個空虛的房舍，在這裏頭外界事物的影象心是充滿了的。心爲一個活潑的運行；凡從外界所發現的各種感覺底意義和價值都是從在心裏面作主的，思想和目的對這種感覺底反動而決定的。這個理論已經革了心理學和教育學的命，若再把他很適宜的介紹到入身上去那就更是證明他的革命性了。

司烏益克主義 Stoicism 凡有可以運用這個學理的價值底地方，他就無處不運用這個學理。現在的基督教科學 Christian Science 和他相類的著名的宗教，運用這個學理或者卻更多一點。

若把他翻譯爲日常簡單的用語，這個學理對於人生的應用上，意思就是外界的事實或所有或經驗底價值 The

人生五大哲學

value of external fact or possession or experience 全

靠着我們的看法是怎樣的。以富爲例。股分和債券，不動產和抵押物，金錢和銀行存款，在他們本身並不能使人或富或貧。他們也許使他的人格富裕或貧乏的。若要使他們成爲人生主要之一部，必得將他們提到心裏，思想過了，對於他大體的設施有關係了，且把他們做他的和計畫的基礎。這是很分明的，以一樣多的錢，譬如說十萬元，他在人生上的作用大不相同。有的人因此驕傲。有的人因此怠惰。有的人因此剛愎。有的人因此越發貪婪。有的人因此越越想營利。有的人卻因此充滿了憂慮恐怕再要失去。這些人分明是爲他們所有的富而貧乏了。富人的妻和兒女，他們的富不是從自己熱切的努力和精確的經驗來的，這個富就往往因上述任何一種的結果造成他們的貧乏 Personal impoverishment。在懶惰的，放縱的，虛偽的，自欺的，驕矜的，無同情的人裏富就帶着這些可嫌忌的性質底色彩，並且對於他的所有者成了一種桎梏；正因爲他已經受了這些惡的性癖，

這個富不過是於本有的內部的緩和的火燄裏再加上些燃料罷了。

從他一方面來說，有的人因他所積儲的富使他發生一種感謝的心。有的人愈加有同情。有的人愈加慷慨。有的人因他有獨立的經濟了愈可從事大的公共事業。有的人發生一種對於富的正當用途的責任心。從大體上看來凡以誠實的方法得來的，是常常受這些利益的結果，他們的富就成爲他們人格上的富了。enrichment of personality

這十萬元若沒有同那些心智的，情緒的，和意志的隨屬物相混合，要想他深入人的心裏，成爲一種精神的狀態，換句話說，就是一個混合物（compound），他的外界的事實，如這個例中的十萬元，是最不緊要的成分。司烏益克簡直說他沒有關係。接受富的熱度，專用富的目的，保持富的精神，和如何使用富的方法，比較那單是享有富的一個事實是緊要得多，用這個比較，享有的事實底本身，好像無足重輕了。這話自然說得有點過分

。沒有富的時候的精神狀態決不能和有富的時候的精神狀態是一樣的。外界的事實，雖在混入的精神狀態中比較的是小，要是一個成分，富人的道德不能和窮人的道德是恰實一樣的。但司烏益克的學理，就是外界的事物是我們精神狀態的全體或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比之那常人所說的是較近於真理了。

康健與疾病也有同一的理。康健常常使人不謹慎，無感覺，忽略義務，而疾病反往往使人守分，小心，誠實，所以每使他比那康健的有用而有能。名譽往往使人驕矜，而橫逆則使他以謙遜預備享受較真的幸福。所以外界事實的爲善爲惡在於我們怎樣的去接受他，什麼可以從他那裏做得出來，又在心，性，意，的狀態是怎樣，在這心，性，意，的狀態裏，外界的事實進去做一個要素，這個心，性，意，的狀態，司烏益克告訴我們，又靠着我們自己，受我們的支配的。

司烏益克主義根本上就是心理學自覺的原理，拿來應用到人生的範圍內去，——這個原理，就是，沒有單獨外

界的事物能够影響我們爲善或惡的，直到我們組織這個事物到我們精神生活 *mental life* 的裏面去，繪上我們主要的氣質和性情的色彩，并且蓋上我們意志 *will* 所承認的印。那麼，無論什麼事物除了極小的一部分，是完全屬於精神的了，是我們自己的產物，是我們什麼樣人和我們想做什麼樣人的表示定了。關於這一點司馬益克主義和基督教的科學的唯一區別是在司馬益克主義承認物質的要素；雖他承認這個不過是去減輕他罷了，且說他是無關重輕的。基督教的科學卻否認一切物質的事實 *Physical fact* 或是一種製造別的事物的原料。一切都是精神的，是一個基督教的科學家爲牙痛說的。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可痛。司馬益克者，用一種英武的精神宣言：物質是有的，但就是有，他亦無足輕重 (*These is matter, but it does not matter if there is*)。牙痛亦可拿來做個刺激物比之那牙齒全健的更可以養成較大的堅忍心和鎮定，且有一個機會去做實在的榜樣；所以充量的精神狀態，以堅忍的心忍受牙痛，確實是好的。

人生五大哲學

這個學理就是外界的事物決不能在他們的本身構成一種精神狀態；結果是無足輕重；一切重要的構成材料 *Important contribution* 都是從心自己造成的；這個心造的材料就是構成精神狀態和闡定總目的精神狀態的東西；并且這個材料是完全屬於我們自己的事，可以完全受我們的管轄的；這是司馬益克首要的根本的學理。設使我們已明白了這個學理，那我們就已預備好了，再去讀司馬益克名宿的言論，自覺得明白贊同，否則此種言論好像有些特別不合性了。

第二章 司馬益克學說選粹

我們先看愛必克太德司的，*Epictetus* 他是奴隸，亦呼做茅廬的司馬益克 *The stone of the cottage*：—

「無論什麼事都有兩端：一端使這事可以容受，他一端則不能。假使你的兄弟做錯了，你不要執持他的錯的一端，因爲這一端不能使他做錯的一件事容受下去，但執持正相反對的一端，就是他是你的兄弟，和你一同長成起來的，這樣你就執持可以容受的一端了。」這平常

的有效的一端，把兄弟的一個外界事實先介紹於精神會聚的全體裏面，Mass of mental association在他還沒有進我們的精神狀態裏來，決定我們怎樣的感覺和動作。

假使有人把你的身體交給過路的人，你必定是發怒了。現在你交給你的心於辱罵你的人，踟躕難安，騷擾不息，你反不覺以為羞麼？倘我不選擇辱罵做我精神狀態的主因，則辱罵斷不能成為我精神狀態的主因的。倘我因此覺得羞憤，痛苦，這是因為我自己的愚弱，以範圍我自己的價值與快樂，不靠着知道我自己比別人較優的我，而靠着那不知道我的所說我的話。在費力必思佗浮 Philips Andover 學校裏曾有一個學生做出很巧妙的

一個區別以別於別的學生。學生們起了一個爭鬪，發生很大的噪鬧，校長平哥洛夫 Bancroft 追究這個爭鬪的起因在於剛纔所說的一個學生的侮罵。平哥洛夫就責備他的肇事。「不，先生」，這個學生說「我並不惹起這事。這事別的一個學生。」平哥洛夫說：你確實告訴我究竟怎麼一回事，我可決定誰是肇事的人」呀」學生回

答說：我不過叫他「dinned」fool，他就發怒。假使他的

一個學生是司烏益克，他恐怕不至於發怒，而叫他的學生亦不至於開罪了。但是責人以司烏益克主義至於這個地步是很危險的事情。司烏益克主義祇可嚴以律己，不可厚責於人，最少亦不當責之於我們所要侮辱漫罵的人。

愛必克太總司在恐怖的題目上再很明白的說他的學理所持的觀念。「這樣，死亡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否則死亡對於蘇格拉底亦將有同樣的可怕了。但是恐怖在我們死亡的觀念裏，這是可怕的。所以我們有煩腦，有時憂慮，有時沮喪，切不可歸過於人，但歸之於我們自己，歸之於我們的觀念。

他又做一個嚴厲的區別在什麼是在我們的權力以內的，——就是我們對於事物作什麼思想；和什麼不是在我們的權力以內的，——就是外界的事物，「有些事物是在我們權力以內的，有些事物是在我們權力以外的。在我們權

力以內的是意思，*opinion* 志願 *aim* 欲望 *desire* 嫌惡 *aversion* 和其他種種屬於我們自己的事。在我們權力以外的，是身體 *body* 財產 *property* 名譽 *reputation* 職務 *office* 和其他種種本來不屬於我們自己的事。」

「事物之在我們權力以內的天然自由的，不受拘束的，毫無阻礙的；但那些在我們權力以外的是簿弱的，依附的，拘束的，離異的。所以假使你求自由於那些天然依附的事物，求那些實際上為別人所管轄的事物，想為己有，你就要受阻礙了，悲傷了，煩惱了，怨天尤人了。假使你拿你自己的歸你自己，並且觀察凡屬於他人的給他一個本來面目，這樣就沒有人來逼迫你，來束縛你了；你對於別人也尋不出什麼嫌隙，什麼責備來，你所做的事也沒有利你的意志相反的了；沒有人能得罪你，你也沒有一個仇敵，也不至於受什麼傷害了。」

以上所說的不過是引申我們不必關心着純粹的外界的事物的學理，因為僅僅這些事物的本身，斷不能進到我們的心裏來，使我們受什麼影響的。事物之進到我們心

裏來的，不過是我們所想到的那些事物，與對他們所發生感覺的事實，對他們所發生反動的勢力罷了，但這種思想，感覺，和反動都是我們自己的事；假使關於這些事物我們不是清明的去思想，沈靜的去感覺，和自由的去動作，這不是外物的過處，那是我們自己的了。

愛必克太德司在他的安靜底談話中 *Discourse on Tranquillity* 又給我們同樣的忠告。想一想，你是將要經過種種的試驗，什麼是你願意保存的，並且怎麼樣去成就他，假使你願意保存你的心與自然 *Nature*。相調和，你是完全平安的，什麼事都順利的，在你的手裏沒有什麼障礙的。當你願意保存這個屬於你自己的自由，並且覺得知足的時候，你還要為什麼憂慮，誰是這種事情的主人？誰能拿他去？假使你要做一個謙虛誠實的人，誰能禁止你？假使你不願受束縛受強迫，誰能強迫你的想念和你的主義相反呢？

強迫你嫌惡和你的意思相反的？審判官可以宣告你的罪，以為是很勇決的，但他能使你受這個宣告有所畏縮

？因為願望和嫌惡都在你的權力以內，你還有什麼要憂慮的？

愛必克太德司勸告我們用同樣的方法去處置一切困難。困難足以顯出我們是什麼樣人的試驗。以後在任何困難中你當記得，就是上帝，好像是一個體操的教練者，體恤你攻打你的對手。為什麼？為你可以成一個阿林必克 Olympic 的戰勝者，這個沒有艱苦是不能成功的。照我的意思，沒有人在他的手裏有更大的利益的困難 Profitable difficulty 比較你所有的，倘使你利用他好像一個運動比賽者利用他的對手一樣。

愛必克太德司對於別人的憂怨上也適用這學說的論理，但在這裏這學說的論理對於普通人類孱弱的讓步，卻使他溫和一些。「有時你見一個人哀哭，或則因為他的孩子失縱了，或則因為他的財產損失了，或則因為他的財產損失了，這個現象不能使你急急然引去彷彿他是為外物而憂苦的。你當立刻在你的心裏辨別一下，並且決然的說，這並不是所遇到的事使他憂傷，因這個未必使別人憂

傷的，所以使他憂傷的，乃是對於所遇到的事的觀念。言語上，儘可和他表示一種同情，遇必要時，還可和他一同的悲傷。但不可連內部也悲傷起來。」在這一點，我們覺得司烏益克主義是蹂躪我們天性高尙的感情，兩者就不免衝突起來。司烏益克主義是太剛硬，太寒冷，太個人的了，不能教我們對於我們隣人的義務，或不能使我們對於隣人自由發出我們最好的情意。在我們自己的煩腦或憂傷裏，我們儘可自由做個司烏益克的。但我們當注意怎樣的拿他冷酷的區別來做我們隣人憂傷的解釋。

我從愛必克太多司引出好多的說明，因為這個見解從窮苦，跛足，奴隸，生活最簡單的人而產生的，比之從馬格新奧列斯皇帝 Emperor Marcus Aurelius 和富厚的大臣西尼加 Seneca 所產的是更加優美。但這兩個人最顯著的言論也是發明這個學理的。西尼加在他著名的祈禱中，對一個司舵的人說：呀，尼樸冬 Neptune 你可以救我，假使你願意；你可以沉死我，假使你願你；但

無論怎樣，我必兢兢保持我的舵。馬格斯奧來列斯說：

「母以肉體的運動，或為快樂的，或為痛苦的，使你心靈的主要之一部煩擾，且母使這心靈的主要之部和那些肉體的運動相連合，但使他保衛他自己，抵制那些影響於他們自己的部分。」你或是冷或是熱，這個對於你沒有什麼區別。假使你盡你自己的義務，或死或做利的事情，亦沒有什麼分別。因為這是人生動作之一，——以這個動作我們就死；在這個動作裏也足使什麼在我手裏的做得很好的。」外界的事物和心靈無關，一點也沒有「無論何種事故可以使你煩憂的，就可應用這個裏：這不是不幸，能忍受就是大幸。」

最近司烏益克主義的大哲瑪黎斯梅德林克 Maurice

Maeterlinck 在他「智慧與命運」Wisdom and Destiny 的書裏說：

事物的本身是命運裏流出來的清水，他沒有什麼味，香，或顏色的。但因他在心靈裏面要找一個住所，所以他便成為嫉妒的，或憂愁的，和愛的或怨恨的，死的

人生五大哲學

或活的了。在我們的範圍有無數的事情，繼續不斷的發生，從這裏好像無論何人都有一種英雄的精神，但這些事情過去了。這英雄的事實也就沒有了。耶穌基督遇到撒馬利亞人，遇到幾個小孩子，遇到犯姦淫的婦人的時候，他仁愛的心就接連三次的油然而作。和上帝相并了。

（未完）

生
命

書
報
介
紹

真
光
報
半
月
刊

價
目
全
年
壹
元
二
角

發
行
處
廣
州
東
山
新
河
浦
美
華
印
書
局

八

命 生 THE LIFE

A Journal of Christian thought and practice

Edited by

Timothy Tingfang Lew, M. A., B. D., Ph. D.

劉廷芳博士主幹

Managing Editor

Hsueh-Cheng Hsu. 經理 胡學誠

編 輯

Associate Editors

莫雷川 — Mrs. L. C. Wei
夏秀蘭 — Miss Lily K. Hsu
趙紫宸 — Prof. T. C. Chao, M.A., B.D.,
余日章 — Mr. David Z. T. Yu, M.A.

Contributing Editors

張佩之 — P. C. Chang
步濟時 — Mrs. Burgess, M. A.
陳國梁 — K. L. Chen
陳頌平 — S. P. Chen
陳維屏 — W. P. Chen, Ph. D.
誠靜怡 — C. Y. Cheng, D. D.
誠冠怡 — Ruth Cheng
柴約翰 — J. L. Childs
徐賓謙 — P. C. Hsu
胡奎生 — P. Hutchinson, Ph. D., S.T.B.
林鴻飛 — H. F. Lin
麥美德 — Luddy Miner, EdD, D.
博晨光 — L. C. Porter, M.A., B.D.
樂靈生 — Frank Rawlinson, D. D.
司徒雷登 — J. L. Stuart, D. D.
蘇爾慈 — P. A. Swartz, B. A., B. D.
吳耀宗 — Y. T. Wu

All Communications should Address to the Managing Editor

Y. M. C. A., Peking.